

說
林

集三第

行發館書印務商

小 本 小 說

偵探小說 三人影 一册一角半

偵探小說 華生包探案 一册一角

歷史小說 希臘興亡記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鴛盟離合記 二册二角

言情小說 天際落花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俠 一册一角

社會小說 賊 史 二册四角

言情小說 血泊鴛鴦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盜窟奇緣 二册二角

言情小說 雙喬記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碎琴樓 二册三角半

言情小說 空谷佳人 一册一角

哀情小說 不如歸 一册一角半

偵探小說 金絲髮 一册一角

筆記小說 技擊餘聞 一册一角

筆記小說 車中語 一册一角

短篇小說 時 諧 二册三角

政事小說 外交祕事 一册一角

理想小說 飛將軍 二册三角

科學小說 新飛艇 二册二角

神怪小說 荒唐言 一册一角

說林第三集目錄

情天紅線記

一日三遷

探囊新術

百合魔

采蘋別傳

程大可

嗚呼

三人家

霜鐘怨

鳳 齋

長 佛

悵 庵

泣 紅

指 巖

眉 韻

雙 影

負 劍 生

南 溟

婉美異常倫。天人也。心旌搖搖。目逆而送者久之。而彼姝者子。亦秋波一轉。宛委含情。益目炫神奪。瞻戀弗舍。而雙輪不作美。一刹那頃。已送玉人嬌影。歸於無何有之鄉。佇立移時。惘然若有所失。遲遲而行。嗜焉似喪其偶。

行次。念僮爲土人。當知其身世。因垂詢焉。僮曰。是爲鳳明府之女公子。居於蓮花巷。距余家僅數武。婢媪傳其名曰蓮儂。不知真歟否也。生默誌之。自此方寸靈臺中。遂闢一蓮儂之位置。而情天之造化小兒。乃播弄其顛倒生人之狡猾手段。及歸。挑燈獨坐。忽忽若迷。新月一鉤。籠茜紗窗上。光線柔弱。如輕煙之一抹。益增無量之悵惘。欲藉書籍以戰情魔。而中心不能自主。遂怏怏趨榻臥。甫就枕。卽昏然睡去。而蓮儂倩影。猶往來於黑甜鄉裏。縈迴於魂夢迷離中也。

蓋聖情生。雲其姓。倩其名。姑蘇人也。嘗挾資漫游天下。愛蜀之佳山水。遂居焉。美姿容。擅才華。內秉堅孤。非禮不動。每當朋從游宴。觥籌交錯之際。粉白黛綠。錯落其間。他人皆喧騰若喪魂魄。生容順而已。嘗自言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余雖非。

太。上。忘。情。者。然。亦。不。敢。濫。用。吾。情。樽。節。之。珍。貴。之。將。有。所。待。也。人。遂。字。之。曰。聖。情。
生。生。亦。引。以。自。號。焉。至。是。陌。上。相。逢。牽。帷。一。笑。情。絲。一。縷。天。半。飛。來。不。知。不。覺。聞。
遂。繫。於。消。魂。獄。內。

（二）委冰

韶華逝水。已是暮春時。夜沉沉。院落中。雨聲淅瀝。若泣若訴。一燈如豆。冷照
蕭齋。更覺無限淒涼。荷衣竟臥。反側逾時。始蝶夢蘊蘊。嬉游於華胥國裏。

翌晨鄰院剝啄聲。喚醒南柯。驚起出視。則紅日一輪。已上曲牆簷角。莽天公有意。
斷送此黃金世界。荼蘼開遍。杜宇聲聲。落花無言。黯然作消魂色。

盥沐既畢。濡毫填意。難忘一闋。以誌殘春。其詞云。

子夜歌。休。悵。鶻。啼。碧。血。鶯。咽。珠。喉。風。飄。紅。杏。雨。夢。斷。綠。莎。洲。情。黯。淡。意。綢。繆。誰。
與。話。溫。柔。最。難。忘。煙。花。時。節。香。滿。枝。頭。無。言。悄。放。簾。鉤。被。玉。笙。吹。徹。渺。渺。余。
愁。窗。搖。金。屈。戌。枕。冷。玉。雕。鏤。空。宛。轉。歎。淹。留。無。計。遣。離。憂。沒。奈。何。燒。殘。銀。燭。數。

盡更籌。

書竟欲振衣出游。以錢此垂去之春日。忽聞門上客鈴振振。嚳出迎。則舊友溫玉如也。揖入。適新詞在案。墨迹淋漓。取而誦之。稱許再四。曰。兄詞真如醉臥丁香花下。酒醒月上香屑沾衣。疑是仙人修月。墮下瑤霜一片也。生笑曰。兄謬賞矣。遂相與縱談。聲震屋瓦。言次。生詢以鳳明府。溫答曰。父執也。與吾父相友善。有所云。無不諧。生告以故。卽挽之作冰。溫笑曰。吾兄眼識佳哉。此女倜儻不羈。毫無脂粉態。戚串中之拘謹者。多不直之。以吾儕觀。自是大好女兒。得君作匹。可謂美滿良緣矣。會當商之吾父。爲兄詠執柯耳。生大悅作謝。款洽良久。溫始辭去。

越翼曰。溫至賀曰。諧矣。生喜曰。請言其詳。溫曰。余歸卽言之吾父。吾父嘉兄之清族美才。且稔知蓮儂之韶豔。深願爲此一雙璧人。作撮合山。亟詣鳳明府而言之。明府耳兄名久。亦頗欽佩。願欲驗兄才。將招兄往讀於其家。高明如此。又何患耶。吾是以云其諧也。生亦私心獨喜。

(二) 館甥

數日後。明府果折簡招生。生負笈往。明府降階迎入。審諦之。皎如玉樹臨風。瀟灑美少年也。明府爲服政之年。葛巾淡服。神情蕭爽。亦老名士也。傾談移晷。明府益心折。拈髯笑曰。若真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溫公不余欺哉。遂館諸其家焉。

明府家園林頗盛。時值首夏。楊枝滴翠。苔徑紆青。池水漣漪。每動搖於薰風。曲折而生微波。日光斜射。炫耀如白銀色。一寸二寸之魚。時時潑灑於水面。加以綠陰幽草。燕語鶯歌。淑景鮮妍。如入山陰道上。生之讀書處。爲園內之一精舍。湘簾柴几。淨潔無纖塵。棟風乍拂。清光猶浸於櫺間。明府時就生。與之評駁古今。研精典籍。生殊博洽。雕績粲花。香溢齒頰。每及哲理。思想湛深。尤覺非意所及。明府大服。至是而益心屬。

生館明府家既久。風亭水榭。頗資游賞。時火雲匝地。綠樹陰濃。日長如小年。每趁晚涼之餘。躑躅於青草池頭。徘徊於薔薇架下。以消終朝之埃鬱。茉莉新開。芙蓉

蕩漾亦饒清韻。

一日日落滄江。薰風徐至。蹀躞樹陰。流連不忍去。少選。冰輪湧出。心神頓覺一清。忽有笑聲自疏林遠度。曰。今夕大好清輝。不啻作廣寒游也。生亟凝視。則蓮儂攜一垂髻小鬟。珊珊而來。宛如臨風楊柳。初日芙蓉。較初遇時尤豔絕也。乃趨而揖之。蓮儂故瀟灑。不之避。且微窺父意。之有所屬也。欲覘其才。於是叩以詩詞等項。生一一答之。繭絲繩跡。游刃有餘。最後復以近作無題二絕示之。詩云。

曾。粲。蘭。橈。渡。愛。河。天。花。亂。着。病。維。摩。仙。風。吹。墮。瑤。池。月。一。樹。紅。蓓。映。碧。波。
冷。落。蓉。城。二。十。秋。不。堪。重。上。綠。瑤。峯。青。江。上。聞。靈。瑟。憶。向。天。階。詠。玉。鉤。

蓮儂闋畢。曰。郎君清才。直當鹽齏誦而買絲繡。特未免綺情過重耳。俄而小鬟入言。明府至。始各散去。

自是以後。箋札倡酬無虛日。蓮儂心中目中。固以爲微斯人。吾誰與歸。生亦落拓風塵。蕭條琴劍。舉世皆濁。誰是真知音者。韓非孤憤。長吉心肝。欲付之於名節事。

功而無所用。欲寓之於知交師友而不可得。故不得已而鍾情於巾幗。以寄其牢騷憤懣之懷。至是得蓮儂。可人如玉。宛然解語之花。而婚姻之成也。又無罣礙。無恐怖。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樂事。賞心至此。已極。於是翻爲古今來才子佳人惜其飄零。惜其淪落。惜其緣慳。嗚呼。情人之情。固不當如是哉。

(四) 餞別

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蓮儂與生之箋札往來也。明府微聞之。明府性曠達。不拘繩尺。聞茲言。不惟不怒。且笑謂其夫人曰。豈知秦樓客。竟偷看苑內花矣。然婚姻之道。苦多由於素不相識之人。強爲作合。是以仳離。嗷泣。反目。興嗟。而紅顏之怨。白頭之吟。所由來也。蓮儂若是他日。當不歎天壤王郎矣。吾豈若彼愚夫婦之於小兒女。一舉動輒爲嫌者。夫人亦笑頷之。

西風刻骨。落木蕭蕭下。一年容易。又是深秋。雁語啾啾。梧桐葉落。白雲紅葉。點綴秋光。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概。

一日。生起方盥沐。家僮以一紙衍波箋上。云自蘇臺來者。接而視之。則母病而促之歸也。於是亟入謁明府。且告以故。明府餽之於浣花堂。且語之曰。余此次之招足下。本欲養高才。并以弱息奉箕帚。今既太夫人病亟。勢不能久留。惟望將此事稟明。如不見却。卽以足下來時。爲團圓佳期可也。生唯唯敬諾。遂珍重數語。悵然作南浦別。

一肩行李。倉皇就道。金風瑟縮。侵肌。旣傷長別。又痛親疴。綺恨重重。捲入風雨聲裏。泠泠融於耳膜。加以居蜀數載。直有第二故鄉之觀念。嵐光波色。在在愁人。半晌達江濱。攜裝登艇。激浪飛花。若冰山之峭立。愁雲鬱鬱。天色迷離。憑欄以觀。怒濤之搏擊。俄而汽笛一聲。一刹那頃。已閃入煙波深處。

生旣去。明府入告夫人。蓮儂聞之。雖未免兒女情長。無可奈何。長歎而已。

(五) 歸神

天寒歲莫。冷氣森森逼人。一片號泣聲。從幽咽之北風中透出。白打錢與雪花相

掩映。素車白馬。黯然羅列。噫。此非鳳明府之珂里乎。則此慘悼之景况。胡爲乎來。蓋雲生去既數月。夫人以中寒故。藥石無靈。纏綿兼旬。竟向西方極樂國去。煙鎖北邙。與青山而終古。

明府以痛夫人故亦病。久而大漸。乃謂蓮儂曰。我風中殘燭。夫復何言。惟汝伶仃孤苦。無枝可棲。實余生平第一憾事。今幸許匹雲郎。伊來時。可從速結褵。以慰泉下。現擬往喚汝族叔裕後。彼雖不仁。暫以相託。當無妨也。蓮儂聞之。涕不能仰。俄而裕後至。明府語之曰。余荏苒一生。惟茲弱息。今以託弟。幸好護持。裕後亦敬諾。語畢。遂逝。蓮儂悲哀欲絕。裕後則爲之摒擋家事。經理喪政。自殯歛。以至葬祭。靡弗盡力。似頗篤於兄弟之誼者。實則旬月之間。於其財產。已糟食實者過半矣。裕後既葬明府。遂挈眷居於其家。鵠巢鳩占。而蓮儂反似附食者。稍不如意。詞譴輒至。蓮儂亦聽之。惟日盼雲生之至。

裕後固奔走於侯門者也。嘗爲郭提臺門下食客。食客既衆。裕後又無長技。足以

博提臺歡。以故常人遇之。至是乃繩蓮儂之美於提臺之公子。公子性佻脫。嘗以風流自命。聞其言。稍親近之。裕後乃招公子宴於其家。而使之窺蓮儂焉。

公子既見之。心凝形釋。骨肉都融。祇恨不能魂消真箇。商之裕後。裕後曰。是何難。惟恐公子得魚。遂忘筌耳。公子笑曰。好爲之。半生富貴。我任之。可也。裕後諾而退。

(六)墮劫

公子去後。裕後乃與其妻設計賺蓮儂。而通之公子。策既定。裕後云。往探戚。挈蓮儂往。蓮儂雅不欲。然不敢過違其意。乃隨之去。俄而車聲辘轳。至一處。戛然而止。蓮儂自車內視之。金漚浮釘。壯麗無比。門軍以十數。默思裕後。乃有如此之貴戚。殊出意外。既入。閱庭院數重。一女僕俟焉。曰。來乎。曰。來矣。乃挈之至一室。珠簾畫壁。優美絕倫。青玉之案。沈香之榻。金銀氣。脂粉香。氤氳一片。

少選。時有小鬟露半面來窺。隱隱聞私語聲。蓮儂之疑竇漸啓。而亦末如之何。

俄傾。公子至。蓮儂反身欲遁。公子笑曰。勿爾。若叔賣爾矣。蓮儂驚問之。公子以情

告蓮儂曰。蒙公子錯愛。然羅敷自有夫。不願偶使君也。公子曰。卿天人。何必下嫁彼乞士。苟能從我。鳳冠緞轎。不難致也。且食前方丈。婢僕成羣。紅羅颯。綺組纒。紛較之。彼繩樞甕牖。荆釵布裙。爲如何。蓮儂不答。公子出命婢媪往勸。溫言以動之。不聽。威嚇以恐之。不聽。強聒之。則向隅而涕。黔驢計窮。乃反命公子。公子怒。命鎖置一室。食以脫粟。臥以布被。以俟其意轉。

蓮儂自是終日以淚洗面。眉峯兩疊。蹙作愁山。秋水雙泓。繚成恨海。一枝穠豔。竟化作斷腸之花矣。

月餘後。閣臣勅提臺往河內平賊。而公子對於蓮儂之一問題。頗難解決。留之無益。棄之可惜。某幕友恐其有礙於提臺之政聲。以速官謗。請舍之。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公子。亦覺進退之維谷。遂命裕後挈蓮儂去。裕後之獻蓮儂也。本欲獻媚於公子。至是反見疏焉。深恨之。鬻之勾欄中。

蓮儂既墮風塵。心傷彌已。彼搗母龜奴。狼子野心。惟利是視。不若彼執袴公子。猶

有憐香惜玉之心。聲色稍違。夏楚立至。蓮儂柔情弱質。其何以堪。不得已乃許爲之侑觴。至薦枕席。作夜度娘。則誓死不從焉。假母恐愾之急。反生意外變。而失去一顆錢樹子也。乃聽之。而蓮儂遂爲倚雲紅杏矣。閨苑天葩。飄茵墮溷。藐姑仙子。帶水拖泥。天公亦太不仁哉。

(七)重來

彼雲生果何如乎。石沈大海。煞費猜疑。抑已有新人笑。不記舊人哭。歟。抑姑蘇臺畔。芳草離離。竟忘却白帝城邊。一聲聲不如歸去。歟。烏知其非是。

蓋彼方歸。母已殞謝。哀毀逾恆。遂支離如鶴立。既寡親支。又鮮兄弟。既葬之後。宗族涎其產。瞰其弱。羣思攫得一鱗以爲快。書生無力。任其播弄。惟幸雞肋之不飽。老拳而已。加以烽煙匝地。音問不通。故無一紙書以報好消息。至是乃束裝就道。又已碧雲天。黃花地矣。電掣星馳。滿意與其意中人結美滿良緣。以償別後之相思債。孰知蓮儂歷重重之苦惱。受無量之委屈。而當其起行日。正彼墮落第二重。

魔劫之時乎。

生既至蜀。以前度之。劉耶訪舊時之。王謝則燕子。紛飛桃花。依舊人面。已不知何處。去直如丁令威化鶴歸來。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大驚問之。居鄰盡得其實。心爲之死。血爲之冰。離恨千重。閒愁萬種。都向一點靈犀中。作轉轉頓覺天荒地老。無一線之光明。海恨山愁。紛百感之交集。腰肢柔軟。如絮沾泥。可吹而散也。

已歸沙吒利。何處覓無雙。人生恨事。孰過於此。始信冰輪易缺。好事多磨。之非虛語。人海姻緣。除非窮秀才。與黃臉婆兒。或不致有意外風浪。以雲生之才。華匹蓮儂之韶秀。重之以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遇合圓滿。並世無二。直欲於愛河情海之中。闢一新天地。固不料其破壞決裂之至於斯也。

生至既數日。百思不得其策。欲以騙賣聘妻。控之於官。則雖約紅絲。終虛玉鏡。溫公父子。又皆遠征。事無佐證。恐難得直。進退維艱。跋前疐後。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無益。

(八)再造

墨雲四布。風啾啾若鬼哭。電燈明滅。慘淡作青燐色。生彳亍暗中。冀有所得。悲憤填膺。轉不覺天地之沈寥。臨風玉樹。已不知消瘦幾許。肅肅宵征。可憐亦復可慘。豈知天公最慣弄人。常雲生躑躅咨嗟時。適蓮儂侑觴歸。經此瞥見雲生。萬感塞喉。嗚咽不能成聲。半晌始出言曰。耶君救我。而龜奴已促之去。

生此時覺人間世疾痛慘怛之境。至此已臻其極。時雲益蹙。風益急。木葉飛滿空際。流水淅淅。與耳鼓相晉觸。似故弄其淒厲。以助愁人之愁者。無何天之雨。河之水。與生之淚。上下而同流。淒涼幽咽。若錢塘八月之濤。以工愁善病之雲生。奚能堪此。不覺拊膺自言曰。大丈夫不能庇一女子。任其零淪擊海。非夫也。夫如是不如死。遂趨至河濱。拔足欲投。忽有自後牽其衣者。柔聲曰。癡男子。豈碧波天中有極樂世界乎。側視之。美麗姚冶。服飾淡素。亦好女子也。乃曰。姑娘勿爾。人樂生。我

自樂死。女詰其故。生此時。如鯁在喉。盡吐以告。女聞之。太息曰。如是。苦耶君矣。然皇天不負多情。人耶君靜俟之。其或有好消息也。於是舉古今悲歡離合之情史。以相勸慰。生意少解。女問其居址。分道而去。

蓮儂自見生後。望君如歲。益形傷悼。芳心與銀燭同煎。血淚共紅綃一色。瘦損容光。爲耶憔悴。已非復當年之瓊蕤玉蕊矣。

一夕。假母方教之度曲。忽有皂衣數人。排闥直入。呼曰。速起迎。督轅石公至。衆呆如木雞。矗立不知所爲。蓋新任制軍。頗盡心庶政。嘗微行民間。察其疾苦。遇不平事。立時判決。其公務旁午時。則命心腹幕員石蘊琪代之。亦能稱職。是以衆聞聲而先懾也。

石既入。呼搗母前。扑之數十。喝之曰。爾何人。敢買明府女爲倡。其將身價券與余。敢有違者。立決爾首。搗母戰慄不敢言。石遂索其券而挈蓮儂去。

更深夜靜。寒月歛光。四壁蟲聲唧唧。如助勞人之歎息。生蟄伏斗室。青燈照壁。無

限淒涼。鐵馬丁東。若斷若續。正是傷心時候。忽有聲自西南來。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俄一偉丈夫推一女子入。生視之。蓮儂也。驚喜交集。不知語之何從。少頃蓮儂以實告。生將拜謝之。石笑曰。勿爾。余已爲汝僱舟。宜速行。遲則敗矣。遂趨至江濱。舟子解纜。竟渡。石則反身去。風激浪飛。遲明已行數十里。終不知石之何故。若是之相助也。日既升。舟子繫纜江渚。作朝食。生攜蓮儂散步岸上。則石先在焉。手提革囊。據石危坐。趨前羅拜。若崩厥角。石指其革囊曰。此若叔頭也。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淋漓。大駭。復致研詰。石曰。向不言者。以事機不密。懼有宣洩。今已告成。不妨相告。君等知余果何如人乎。乃以手爪其面色。泥簌簌下。如泥壁之丹墀。爲風雨所剝蝕者。旣而真面目現。則前次河濱之女子也。女宣言曰。儂深於情者。也。情情不已。欲以己之情。情人之情。使有情人。都成眷屬。而後儂願始償。曩見君悞儂之狀。遂日夜揣摩石幕員形狀。三日而神似。五日而畢肖。故弄此狡獪伎倆。爲君作合。至情魔如郭公子鳳裕後者。儂終不欲其生存於情世界。河內一役。全

軍盡沒。公子已伏其辜。所以不卽行者。爲若叔一顯頭耳。今事畢矣。儂心遂矣。子其勉之。遂翩然而逝。儂忽間已失所在。生與蓮儂驚異者久之。乃星夜奔還鄉焉。鳳雛曰。彩雲易散。蝸石無靈。使青衫之中無黃衫。紅袖之中無紅線。則爲普天下之才人倩女。揚眉吐氣者。誰乎。幸也。空空妙手。一擊竟中。愛河潮熱。香國春濃。於是情種茁。情根茂。情田大穫。

一日三遷

著者長佛

▲先生歟？

▲老爺歟？

▲大人歟？

風斜雨細。曉霧冥濛。中有客乘汽船抵石頭城下。客長身鶴立。目架新式鏡口銜雪茄。手挾書報一束。衣紫色橡皮雨衣。行李頗蕭條。而神宇極嚴重。似一深沈有學之人。既登岸。遂喚街車載行李入城。

客與行李共載一車。車既上道。客揮手命車夫向城北某大旅館急馳而去。已而行抵旅館之門。客下車。司帳循例出迎。問客住何等房間。客問房值若何。司帳具告之。且曰。客無僕乎。曰。無。司帳之神態。殊落落少間。司帳謂旁立之茶房曰。汝開二十五號房與某先生。茶房諾。旋爲客挈行李上樓。客從其後。入樓側一小屋。屋中亦略有鋪陳。蓋二等房也。

客安排行李竟。方憑几假寐。而司帳至。謂客曰。先生喫大菜乎。抑用中國飯耶。如喫大菜。須於房金外每日加銀幣二圓。客曰。吾慣用中國飯。不須備大菜也。司帳又曰。先生用飯後。想須出門。但今日馬車已爲客賃盡。先生願乘輿乎。或三人。或四人。惟先生命。客曰。善。以四人往。司帳又問客至何處。客曰。到制臺衙門去。司帳聞客言。以目注視客良久。乃去。

司帳甫下樓。則抗聲而呼曰。茶房。爲某老爺備四人轎。飯後上院。不要耽誤。客飯既遂。乘輿出門。薄暮返寓。司帳又大呼曰。茶房。某老爺上院。回來了。快開二

十五號門呀。茶房諾諾伺候。惟謹。

夜分漏丁丁十二下。客已就枕。方展轉間。似聞門外有人相語。一人曰。是否。二十
五號。汝得毋誤乎。一人曰。確爲二十五號。吾決無誤。於是有一人敲門大呼曰。大
人。大人。其聲似在己之門外。而所敲之門。又確爲己之房門。乃問之曰。誰
誰。門外人曰。老帥派人拿片子來。請大人明天飯後六點鐘上院客澹泊應之。
曰。知道了。二人遂去。

明日客晨興。盥洗畢。茶房持數名刺入。恭謹謂客曰。某大人某大人。皆親到謝步
拜會者。以大人未起。一概擋駕矣。客點頭。無語。俄而司帳者來。以笑顏向客曰。大
人現蒙老帥委辦何處。優差還沒有替大人賀喜。客聞其言。笑而不答。

客用早膳後。適無事。乃步入帳房。意與司帳閒話。時帳房中有司事者四五人。咸
肅恭起迎。客與諸人一一爲禮。相與讓坐。而諸人皆弗坐。但以目互視。或以手搔
頭。不復作一語。尤有急趨而出者。客茫然不知諸人之何爲。若此。亦皇恐而出。

客歸已室。負手窗前。念旅館中人之種種怪現象。不覺失笑。因思此輩見我一肩行李。倉皇而來。既無僕從。又住二等房間。則先生我見我乘四人肩輿上院。則老爺我見老師邀我。則大人我實則我於此一日之間。我自爲我。我固未嘗毫忽變也。豈不怪哉。豈不怪哉。客思已復笑。

越三日。客去。茶房方在二十五號房洗滌器具。且以布拭去壁上新題之字。司帳見之。急止之。曰。勿去。此勿去。此語次。已拭去泰半。僅餘十字。曰。六朝煙水在。不見莫愁家。客蓋能詩者也。

或聞茲事。笑謂余曰。〔著者自謂〕是亦可謂一日三遷。余領之。遂用以標題。此篇。

探囊新術

悵庵

某選人入都營幹。挾資頗厚。餘暇既多。悶坐逆旅中。無聊甚。乃與二三鄉友閒游街巷。紅塵十丈。車水馬龍。意甚得也。

有某衎衎者。著名祕密寶淫之所。某偶爾經過。同人俱述豔迹。以聳其聽。選人忻

慕。甚。至。鳥。踏。庭。花。柳。回。青。眼。徘徊者久之。第見漚釘獸。類多闕閱。非某某公館。卽某某甲。第心不無狐疑。謂明明爲顯者所居。安得儘人尋芳問豔。卽使春色園中。有時關不住。而偷香韓掾。我輩寧有此福。設機關。破捉將官裏去。斷送老頭皮。殊不值得。殆彼等有意調侃也。速反朝歌之駕。毋受醉尉之呵。此時選人乃獨背鄉友而趨。出鄉友正諧弄間。忽失某所在。遂亦乘興來興盡返焉。

鄉友同聲譏選人曰。公眞所謂吳牛也。望月而喘。令人失笑。彼等門牆高峻。乃欺人之假面具也。一入箇中。狐綏搗合。直瑤光寺耳。較之滬濱夜市。羣雌奪壻。未容多讓。何膽小如鱗哉。臨陣而逃。疇不齒冷。他日蕉頭有味。佳境迷人。恐催歸符不足以回公駕矣。觀今日之假惺惺。正卜異時之深造自得也。選人窮極不能辨。但期期以爲不可而已。

無何鄉友各他適。選人獨坐齋中。遐思馳想。不能自遣。尋繹昨日鄉友之語。揶揄乎。抑實錄乎。然事出有因。或者果有奇遇。何妨以身一試。成則穩度天台。儘堪消

遣不成則見幾而作諒亦不能奈何也計既定乃彈冠拂衣行步顧影引鏡自詳頭顱大好一笑出門矣

既至某衝衝則前度劉郎重來尙早正惜桃花源裏未洩春光洞口難尋低徊躑躅而已忽一家微度人語聲須臾雙扉呀然闢矣一婢攜囊而出少婦掩映門左似囁婢以購取某物者斜睇見某嫣然微笑貌光豔奪人目精某不覺神癡足趾如膠柱少婦見其愚駭繼以一哂而門遽闔某如有所失良久而目未一瞬忽小婢自後至大呼曰若癡乎何視爲某始如夢醒顏頰目動急旋踵行則婢剝啄數聲雙扉再啓某顧視仙人隱約招手雲端佯若語婢而眉目流轉意自有在媚態嬌姿歷歷可掬某倚壁而立不復行亦不敢近久之少婦始入婢過某身前怒之以目某欲詢以語婢疾行先驅某後繼之良久出衝衝行大道始分途焉

某既歸夜不成寐以爲此中當有奇遇必注意求之不可失也詰朝飯罷而往則門闌已粘一朱箋揭帖大書招租二字下註欲租者請入看面議某大喜以爲機

緣之巧也。於是膽氣陡壯，竟前剝啄。俄而小婢啓門，見客似曾相識，乃笑曰：客何爲者？某曰：問舍耳。婢肅之，入堂上，陳設富麗，不類窶者。少婦自房中出，款客就坐。狀殊殷拳，乃導某從廳事旁入精舍，三楹窗櫺明潔。少婦指之曰：此卽出租之屋也。某因略詢家世及夫主知己，贅顯者裔也。論價周章，盤桓再四，精舍中固有几案。少婦卽勸某略憩，某有意遷延，惟恐速去。婢屢易茶，某尙喁喁不已。少婦亦絮絮問眷屬，狀某答以無有。少婦言家無男子，恐有未便，詞似却拒。選人亟言暫耳，如久居，正擬納眷。少婦始首肯，索定金某卽於靴腰中出鈔券一卷，檢其一與之。少婦不遽接，忽顧婢作色曰：汝姑去，此間有事。盍呼某大爺來，婢去某聞言，色變欲遁。

少婦忽起立而言曰：良人見棄，度日無資，旣不能枯坐待槁，又不甘倚門賣笑，故藉賃廡之書，聊作懸壺之藥。蒙君惠然肯臨，感荷深矣。必祈多贈以潤枯魚，某窘甚，諉以無資。少婦笑曰：先生勿謙，但以靴腰中物留此足矣。若止獲其一，則妾心

固未嫌也。語畢，卽奮臂而前，奪某手中鈔券某方欲支格，則二健男子挺然入，各持某一手推之，出室。少婦從容檢點，曰：「幸賜百元拜君厚，貺時二健男子夾持某送之出戶，及門向外一推，門闔矣。耳中猶聞嬉笑聲，憤不可遏，然無如何，踉蹌而歸。」

某始猶欲守秘密，不語鄉友。然思巨金可惜，心益不甘，乃招鄉友歷述之，而求與師問罪之法。鄉友曰：「此易易耳。當日彼恃二健男子，故君不敢爭執。若某等偕往，則不畏彼健男子矣。遂得願往者三人，與某而四，揜袖伸拳，大有捲土重來之概。須臾至其處，則無招租帖矣。衆大聲呼門，久之仍一小婢啓門，衆排闥入，登堂，冒話言。昨看屋時，情狀行同盜劫。吾輩皆不能忍，苟不退原款者，且鳴之官。忽少婦靚妝出，後隨女子二，皆蛾眉曼睩，非俗品也。笑語相迎，言諸君毋怒吾姊妹，非攬金者。姑作此劇，以羈縻諸公之光顧耳。姑一勾留，原金卽當奉上。衆目迷神眩，又加軟語，氣憤悉平。卽某亦已忘失金，惟耽與少婦語，少婦泣然泣下，自悲身世，衆

轉憐惜之。固留不去。少婦乃呼廚孃出酒饌。殷勤勸侑。二女蹀躞助之。珠圍翠繞。紙醉金迷。不覺夜色之已深也。衆皆酩酊高臥。佳人錦瑟之旁矣。

少婦變色倉皇而起曰。翁歸矣。奈何。二女子亦窘懼不知所爲。曰。父至矣。禍且不測。衆正披衣欲遁。忽長鬣奴十餘一擁入房。縲縛聲銀鐺碎人肝膽。衆皆崩角求釋。炬光通明。中一老者日光閃爍。狐裘錦袍。居然顯宦。大言曰。此等惡奴。直當殺却。尙容其涕泣求免乎。語罷刀聲霍霍。若加諸頸。衆呼救不已。乃有一少年侍立者。曰。令彼等出千金贖罪。何如。老者猶搖首久之。始肯衆乃各搜索囊中物。得二百金。餘八百金書券。簽字訖。老者曰。姑囚後院馬廐中。待取得金。始縱之去。長鬣奴同聲諾諾。乃牽某等至廐中。臭味薰蒸不堪。插足然身。無羽翼不能奮飛。惟有互相歸咎。自認厄運而已。

至晚老者始命提四人出。長鬣奴執鞭相迫。令踞堂階下。四人舉目視則老者擁少婦坐膝上。二女子執壺侍立。一少年周旋其際。蓋俊僕也。老者厲聲詢爾等惡

奴尙敢妄萌淫念乎。衆皆稱不敢尙敢不自知悔再來尋釁乎。衆亦稱不敢。凡三問。三答。長鬣奴始釋所縛。引衆人自別戶出。與來時之路徑迥殊。出後凡數詢問。始得由原路返寓。

明日衆皆結伴更往。則門閤了鳥。萬叩不應。問之居鄰。前三日遷去矣。衆欲控之。警廳然以自涉。冶游恐干咎戾。各呼懊喪而散。

悵盒曰。昔人筆記中謂某甲薄游京師。見一家有出售荷包。招帖者入而詢之。則荷包無有也。一婦人牽臂搜索。卒被攫金而出。事與此相類。異哉。輦轂之下。而有此淫盜之窟。敲膚剝髓。視若營業。有司不能懲治。可謂首善之羞矣。雖然。忝列衣冠。而不能束身圭璧。輒冶游閒蕩。窺人家。則安往而不可獲咎。君不聞滬濱十里間。亦有所謂仙人跳。活絡門。等諺語乎。一入其中。則財物空而身名俱敗。旅人之初臨此地者。蓋當慎之又慎矣。

百合魔 一名麥瑪韓辭職記

泣 紅

(一)百合花之媒孽

仙蕊耀日奇葩綴雲珠簾留香玉欄寫影風展淺笑之罨煙籠半面之妝則見一偉丈夫鬚眉秀逸體態昂藏襟上綴十字勳章徜徉於萬花之間倚豔質假嬌姿舉盞洗妝巡檐索笑迷香洞裏儘日留連彼何人斯何多情乃爾蓋卽法國大統領麥瑪韓其人是

麥瑪韓以天生雄武之資格而復富惜玉憐香之情愫愛花之心膨脹成癖門階戶席每徧綴以名卉裁紅拂翠陶寫幽情一日朝爽甫罷徘徊於錦室之間瞥見玉膽瓶中雅供百合花一束嬌姿媚媚宛轉迎人香氣氤氳不同凡卉且粉瓣嬌枝綴束焉綴殆必爲香閨中物移置此間者噫天花入座飛來瑤島之香倩影當窗現出優曇之蕊麥瑪韓之事業遂無端爲此輕盈嬌小之名花風捲浪逐而去麥瑪韓與名花邂逅之後雖訝其突如其來然適以有事他出未暇深究迨至翌日復入前室則此解語之花忽又翩然在座乃集婢僕再四研詰均不知其所自

惟旁侍一小僮雙鬢暈赤。若有所曉。麥亟詢問其故。則曰：「僕每日出外。輒遇一少艾。授以此花。囑敬呈於將軍座下。並教僕若何安置。以博將軍之青睞。惟此少艾萍蹤偶值。春風本不相識。且宮紗覆面。恍如芍藥煙籠。窈窕之姿。未能瞻仰。祇聞鶯聲。嚶嚶流蕩。耳膜當亦同此百合花之清妍。均非人間凡質耳。」麥聞此語。茫然莫解。顧此少艾何鍾情。若是於是一縷情絲。飛纏於百合花之上。但恨此花之非真。能解語而爲之一吐其芳蹤。

(二) 波羅湖畔之邂逅

顧麥瑤韓提此悶葫蘆。苦索不得其要。領惟對此百合花而凝神。至明日見瓶中百合花。較前益豔。而美人消息。仍屬杳然。黃犬沉音。青鸞渺信。再詢前僕。亦無他辭。四出訪尋。廢然莫遇。此時麥之心緒。如轆轤之上下。忐忑靡定。恨無鴻都道士。逕上仙山。一探太真蹤跡。祇得於默坐之頃。見花思美。因美玩花。詎把弄之際。忽於花瓣中得錦箋一幅。其詞曰：「妾惟愛君。故以此君愛之品物爲贈。君如愛花。

而兼及妾則請將此花插於鈕扣之間庶不負此花之相依並妾心之眷戀也。麥得此書如獲珍寶因思美人叮嚀之深懷何可捐棄且詞旨隱約當有意外佳遇不暇細察即將此嬌豔玲瓏之百合花綴於光明燦爛之十字勳章之上以遨游於波羅湖畔噫麥之入魔在此一幅之情書而麥之取禍亦卽在此一幅之情書。

夫麥瑪韓者本爲一錚錚之鐵漢乃無端以愛花之故因花而遇此花中之魔卽日日佩此百合花往來於波羅湖上以冀得晤此贈花之美人而一傾謝悃漢皋拾佩韻事可追顧影自憐興復不淺則見車馬奔騰喧闐於隄上衣香鬢影撩撥一時俄遇一香輿迎風而來碧紗簾內端坐一妙年美人襟上亦綴有嬌豔之百合花兩枝人面花容互相輝映光彩愈爲之燦麗其時麥之視線直射於此香輿之內愛花愛人幾不能自辨車中人則秋波回盼微露嫣然正凝視間而怒馬奔騰已電掣而遠逝此何人歟其卽贈花之惡魔歟。

百合覽
(二) 英。黎。石。花。園。之。談。判。

麥瑪韓由百合花之介紹得睹此絕世之美人。心中不知所謂。而鬼計多端。第二次之催命符。又至。麥一日於花瓣中。又得一奇特之品物。其狀如凌風之白鴿。口銜一橢圓之諫果。麥大奇之。亟爲剖視。則中藏一幽期之書。詞曰。『君之魂。爲此花所攝。而妾之心。亦已爲此花所碎矣。倘果能愛花而兼及妾。則明日十點鐘。祈君駕蒞英黎石花園之一小角門。唯妾當翹首恭候。以訴衷曲。區區癡心。幸勿爲外人道也。』麥閱書竟。如約而往。既至花園。第見羣花爛熳。鋪疊如錦。巧笑嬌顰。競呈媚態。千紅萬紫。誠不亞於宮中之栽植。以愛花成癡之麥瑪韓。置身於香世界。中常必有若何之留戀。以施青眼於羣芳。此花何幸而得邀麥瑪韓今日之一顧。

特是麥於此時。志在花中之人。故雖五色凝眸。亦無暇玩賞。觀時計正交十點。疾趨至角門。則雙扉半啓。似有人在排闥直入。而美人已從花陰中冉冉前來。宮紗

半。褪。素。盪。微。露。皎。潔。之。態。足。以。羞。花。襟。上。百。合。花。兩。枝。宛。然。具。在。麥。趨。前。爲。禮。互。通。款。曲。美。人。忽。發。一。可。驚。之。語。曰。『君。愛。百。合。花。因。以。餘。情。及。妾。第。不。知。此。花。於。政。治。上。有。關。係。否。乎。』麥。於。情。致。恍。惚。之。中。陡。遭。此。猛。厲。之。一。詰。幾。如。冰。水。沃。於。背。脊。暗。忖。百。合。花。者。乃。法。國。王。族。之。徽。章。而。我。乃。共。和。政。府。之。大。統。領。今。因。訪。豔。而。佩。此。百。合。花。照。耀。於。國。人。之。目。則。爲。禍。將。不。旋。踵。矣。麥。思。及。此。毛。骨。俱。悚。不。豫。之。色。突。現。於。兩。頰。噫。使。麥。因。此。而。恍。然。大。悟。亟。出。此。英。黎。石。之。門。而。脫。離。百。合。花。之。牽。縛。猶。可。及。也。乃。明。星。甫。曜。黑。雲。掩。之。嗚。呼。麥。瑪。韓。遂。失。位。麥。瑪。韓。竟。失。位。此。時。麥。瑪。韓。猶。豫。之。深。情。已。爲。美。人。所。窺。破。遂。發。一。種。嬌。怯。之。音。曰。『妾。以。愛。君。而。誤。君。妾。之。罪。誠。不。可。道。願。君。今。後。仇。妾。如。仇。此。百。合。花。速。收。拾。此。一。番。之。繡。纒。妾。亦。將。從。此。逝。矣。』因。解。宮。紗。掩。面。欲。泣。麥。瑪。韓。對。此。嬌。泣。之。美。人。復。覩。此。嬌。豔。之。百。合。花。迷。迷。離。離。方。寸。已。亂。爲。怨。爲。愛。爲。怒。爲。喜。均。無。由。自。主。因。作。一。溫。存。之。語。曰。『卿。休。矣。我。愛。花。並。及。卿。政。治。問。題。早。置。之。度。外。願。卿。諒。之。』美。人。乃。爲。破。

涕曰：「君能如是則幸甚。此非安樂鄉，後會有期，當如前約。」嬌聲甫轉而蓮趾已移。麥從後輕呼曰：「與卿久語未詢芳名，今後當呼卿爲百合花姬，可乎？」美人回頭微笑答之曰：「是在君意，妾不能強。卽以妾爲妖狐之婦，叛逆之娘，皆無不可。」言畢則角門輕合，已似驚鴻之翩逝。麥呆立牆角，神經如失，其知覺第見石畔花枝臨風招展，一若嘲笑其癡態者。俄聞車聲鱗鱗，僕夫叱馭，知美人已乘輿迅逝矣。噫！玲瓏環佩，徒惱情天；錦繡江山，陷成恨海。有此一會而巴黎城中陡起數千丈之愁雲慘霧，鬼蜮陰謀遂從此而大熾。

(四) 三色旂之賈禍

先是麥瑪韓者在拿破崙三世時，曾爲陸軍大將，勇武之名傾動一世。厥後普法戰爭之終局，拿破崙三世被擒，法國政治家因重組織一共和政府，麥則欲以三色旂易百合花舊制，而王族蝦蟆母伯欲重扶王政，故爭之甚力。惟麥之戰功爲通國所欽佩，其所以欲易三色旂者，亦以前在遮拉戰勝之役，實用此旂以指揮軍

士而國人見三色旗之飄漾恍如觀麥瑪韓當時慷慨破敵之景象。謹呼之聲震撼山谷。百合花之豔容至此遂黯然失色。迨後耶亞去位。國人舉麥繼其任。於是三色旗之光輝益飛揚於巴黎境上。共和政府之氣燄愈張。蝦母伯妬憾交集。更爲切齒。而王黨之人亦以麥熱心於共和政事對之落落寡歡。大異於從前。爲議員時之情懷。失望之餘。羣肆怨憾。今者見三色旗飄展之下。忽重現一鮮明綽約之百合花。招搖於大統領十字勳章之上。是實爲天助百合花復辟之日。因是風波驟起。雷霆交馳。羣以共和政府爲鵠。而萬矢齊發。

其時巴黎城中歷經幾番之革命。人心本爲浮動。今無端見百合花之舊章。忽飛舞於共和統領之襟際。楚歌四面。謠詠紛傳。加以王黨之人逞虺蛇之孽。志肆貝錦之讒言。利口懸河。多方煽惑。於是蛟龍爭猛。虎躍譁譁。出出騷然。四動奈麥瑪韓心醉於百合花之麗色。神馳於花姬之豔情。雖知外間大有人圖儂而若個好頭。願甘與溫柔鄉相決鬪。噫。金蠶晉蠱早銷。華閣癡魂杜宇啼殘。難破春閨綺夢。

願以眉軒。軒目炯炯。燕頤虎頭。飛而食肉之英雄。竟斷送於纖纖之一枝百合花之下。抑亦大可憐矣。

(五) 台爾利士館之後會

麥瑪韓既爲百合花所蠱惑。終日惟對此嬌花而凝思。一日百合花姬忽賜重見之詔。亟驅車至故處。則園花搖曳歡迎。似曾相識。麥徘徊駐視。俄聞一陣百合花之清香。逐微風而觸嗅。官美人已突出於其側。宮紗籠面。宛如水中之月。輝燭麥之雙瞳。麥正欲致詞。而美人突然作問曰：「君今者亦嫌此百合花乎？」麥見所問離奇。因答之曰：「此花出鄉之賜。則愛花卽愛鄉。何敢歧視所憎者。惟蝦母伯欲以此易我三色旂耳。」美人笑曰：「異哉。君言願同一百合花。何憎於蝦母伯。而愛於妾乎。妾生平最喜此花。故與君相見。卽以之爲介紹。使妾而爲法蘭西統領。則亦將以此花爲徽號矣。」噫。美人此語。殆爲調笑之辭。而麥瑪韓之心。至此殊怏怏。美人急轉語曰：「君何悻悻爲。妾伶仃弱質。固不願王法蘭西。惟願與知

音者常賞此百合花耳。君果多情，盍臨寒舍，妾家即在台爾利士之旅館。君其惜此貴步乎？一麥驟聆此台爾利士之名，霎時目定口呆，如爲霹靂所震，心跳之速率頓增。噫，請君入鬻，今者其將爲鬻中之鼈歟。

蓋台爾利士之旅館，實爲王黨之巢穴，卽阿力五世（卽蝦母伯）亦恆寓於此。今美人之繡閣，適建於此羣狐之深窟，嗟彼美人，毋乃爲彼黨中之驍將歟。麥瑪韓愕然四顧，方欲窮詰其詭蹤詎襟，上百合花之香氣，輕盈逗送，沁入心脾，恐怖之觀念，又爲愛花之熱忱所奪，以爲若此麗姿，不啻天上安琪兒，拈花弄影，亦小兒女之常態，初何預國家大事行矣。勉旃，娘子軍不足畏也。於是勇氣倍增，慨然允諾，竟爲百合花而犧牲一切。

迨至翌日，佳期既屆，第見小闌花韻正寫，午晴麥乃暗戒僕夫私出宮邸，直趨台爾利士之旅館。至則居停似已隱知其密約，而願以紅葉自任春風，滿面脫帽，歡迎導入一精潔之小樓。朱榻輕開，碧簾半捲，盆花滿列，几上翩翩如解歡情。麥坐

未。温。席。陡。聞。隔。簾。發。一。嬌。音。曰。『麥將軍真信人何幸。面竟來此齷齪之窟。』麥
 亟。回。矚。見。翻。翻。仙。子。已。進。畫。樓。面。障。一。鵝。絨。之。紗。較。前。尤。增。媚。媚。含。情。脈。脈。倚。立。
 案。旁。默。然。不。作。一。語。惟。低。眉。拈。弄。其。襟。上。之。百。合。花。而。以。秋。波。攝。人。之。魂。魄。噫。神
 仙。歟。鬼。魅。歟。有。此。小。樓。之。一。會。而。廬。山。面。目。乃。盡。行。揭。曉。

(六)元老院之辭職表

麥。瑪。韓。流。盼。於。花。人。交。映。之。間。飄。飄。然。幾。忘。其。身。之。所。在。乃。以。笑。臉。語。美。人。曰。『
 卿。籠。此。紗。於。面。令。人。如。霧。裏。看。花。不。能。盡。其。妙。處。卿。愛。我。盍。爲。我。去。此。紗。乎。』意
 者。美。人。聆。此。當。必。有。笑。頷。其。請。者。詎。嬌。靨。之。上。忽。現。莊。嚴。之。色。態。徐。徐。褪。其。宮。紗。
 曰。『妾今日有大事在身。君之愛情有未便遽爾接受者。君夢未醒。其曷一辨妾
 紗。中。之。面。目。乎。』麥。得。此。顯。明。之。拒。辭。始。遽。然。驚。覺。汗。泫。泫。流。於。額。上。乃。曰。『我
 乃。一。公。爵。卿。有。他。圖。均。可。如。命。惟。欲。以。百。合。花。之。温。柔。推。倒。我。三。色。旂。之。雄。武。則
 此。命。可。革。此。心。不。可。奪。』美。人。亦。銳。聲。曰。『君既相疑。則從前愛好盡擲諸虛。牝

此後卽敵國矣。」麥曰：「卿姑忍之。一年之後，當惟卿所欲。」美人怒曰：「君休矣。一年之後，君已去位，無權無力，與妾平等耳。」麥再欲致辨，忽聞叩門聲甚厲，砰礪震乎耳，核聲勢洶洶如羣盜之圖劫。麥亟拔劍躍起，則劈面遇居停疾趨而來，氣促音微，不能成語。繼乃格格向麥曰：「今有巡警多人，無端強入搜予家，刻已登樓矣。」居停爲狀一若甚憾，巡警之驚破好事者，麥乃大張皇，不知所措。深悔以一時之顛狂而此身輕入虎穴，自投羅網，復何可以尤人。噫，香餌安排，金鰲就釣，被狡詭之美人固初亦不料巡警之消息靈通有若是者也。

麥瑪韓於倉皇之際，回首覩美人微露愠態。徐徐曰：「館主人殊不善處置，何任此巡警入致敗乃公事。」麥亟謂之曰：「今巡警行且至，卿速上此宮紗，免失貴人之體面。」美人微點其首曰：「是固無妨。君今者果視妾爲何如人乎？」麥曰：「我之視卿，則仍爲一百合花姬耳。」美人哂之曰：「君目盲矣。妾非他人，實阿力五世之愛姬也。」麥忽聞係敵人之寵妾魂魄，一時俱失大悔，當初誤用其情。

因撫其玉背曰：「吁，卿誠誤我矣。」美人微笑，俯首無辭，正顧盼間，而靴聲棄棄，絡繹不絕，已自遠而及近，則彼如狼如虎之巡警，容赳赳氣昂昂，咸大踏步而入此小樓。

初內閣諸元老見麥瑪韓行蹤詭祕，因羣疑百合花之或有隱情，乃密授命於總監，令探察大統領之舉動。今果於百合花之深處得獲此癡蝶之游蹤，則謠詠已真，危機盡露。巡警官遂造前致詞曰：「大統領奚事來此？累下職踏破鐵鞋矣。」警官語時，頻獮視美人之粉頰，麥至此嘿嘿不能答，因思若以實告，則望帝春心人將唾杜鵑之淚，非是則共和統領又曷以來此？王黨之巢左右躊躇一時，莫決良久，始揚言曰：「今日我會此女，乃政治上之談判，爾等可勿問也。」巡警官乃曰：「統領既與王黨有交涉，請即將宗旨宣佈國內，以安民心。」語畢一揖而退。麥瞳目呆矜，喪然若失，魂魄回視美人，則已杳如黃鶴，惟見中間桌上置有百合花一束，幽香豔色，無異曩日膽瓶中物也。至翌日而麥之辭職表遂發現於元老

院中赫赫雄風從此長逝矣。

泣紅曰。我草此麥瑪韓辭職記。使我神經忽感受異常之驚怖。夜叉羅刹牛鬼蛇神紛紛突起於腦際。嗜欲之陷人也。大矣哉。夫麥瑪韓爲共和黨之大人。物其心如精鐵如堅石。寢饋共和歌舞共和而不可搖撼。乃以一念之愛花。陡感召花妖於孽海。揮白刃於瓠齒。濺赤血於櫻脣。光明燦爛之三色旂。幾爲此妖嬈狐媚之百合花所奪。身敗名裂。竟以失位悲夫。

采蘋別傳

指 嚴

余友某生。名宦裔也。髫齡秀美。眉目如畫。族鄰或戲呼之曰玉琢。善才姿性敏慧。讀書數行。俱下年十一。已畢十三經。偶諷文選。便能作詞賦。駢語及瀏覽青蓮。浣花玉谿。長吉諸集。援筆規撫之。無不神似。暇檢故箴。得花間集。遂工倚聲。以故才名出諸兄上。生固季也。三兄皆一時俊彥。文壇藝苑。卓卓有聲。而視生所揮寫。自歎勿如生。閱時人文。少所許可。意不屑舉業制藝。文雖才情富麗。率不肯應試。父

愛之甚。勿過督也。國事多艱。生慨然。懷大志。知非通各國科學。不足有爲。乃習法。盧文字捷甚。僅兩稔。而隨某星使。越重洋。留某國大學。無何。丁父憂。歸年止。成童耳。復遭不幸。諸兄相繼逝世。未逮中年。已多哀樂。門祚衰落。俗務攪。人生恆鬱。伊不自得。族叔有宦山左者。招之襄理新政。參軍記室。風度不凡。吾家千里駒。寅僚中。固無不健羨也。叔固伯道。卽螟蛉之欲爲。擇婦生。輒掉首。庚子之變。叔舉家南徙。因故園未修復。僑寓金閩間。曾與余一面。蓋猶鰥也。嗣復適齊數年。不通問。近忽邂逅於滬濱。歎然道故。攜手上酒家樓。陶然共醉。既醉。縱談往事。回首前塵。不勝感愴。當年張緒濯濯。如春月柳。曾幾何時。而年幾壯矣。風情頓減。影事難忘。偶有根觸。不覺傾倒出之。因爲余道俠婢采蘋事。

采蘋者。齊之臨淄人。歲歎。居民競鬻子女。生叔家。以十千錢購得之。十齡。小鬟耳。稍加浣濯。與之衣食。容光秀發。膚玉顏暈。性婉媚。善解人意。居然一愛嬌。可兒也。雖鶯乳燕一家。無不憐之。叔母夫人尤寵眷。不令作勞苦及穢褻事。教之讀書。習

字慧絕。二載而能代老夫人作普通函札矣。生雖翩翩。慘緣。願詩禮。趨庭。束身圭璧。自居猶子。益引嫌疑。恆旬月不入內室。叔母輒召之。始一至。至則下氣怡聲。不問不敢對。姊妹輩笑語成行。目無旁胸也。因是彩雲一朵。自濛空中。野鶴無心。獨來。獨往。采蘋之有無。生固不之知也。

一日。生叔因往他邑查勘事。叔母召生入見。舉家鼎沸。謂采蘋中暑昏暈矣。此間醫誰足恃者。生問采蘋何人。叔母以愛婢對。生乃出延某醫。至一服而愈。由是始知采蘋爲叔母鍾愛者。然固未見顏色也。越日叔母令采蘋謝生。且語之曰。非少爺求醫。則汝殆矣。采蘋果趨前。展拜。纖素年華。輕盈體態。正如奇花初胎。小鳥依人也。由是始知采蘋固我見猶憐者。生自命過高。庸脂俗粉。固無足當一盼。即使驚才絕艷。亦往往視若等閒。襟抱湛然。不屑偶沾泥絮。蓋天性然也。自睹采蘋。獨不能無動私念。青衣中而有此。可謂十步芳草。醴泉靈芝矣。天下儘多美質。飄茵墮溷。境實限之。此亦造物者之難問也。雖然。彼獲夫人愛憐。則固不幸中之大幸。

矣。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不覺棖觸。久之旋亦不復繫戀矣。

秋風蕭索。羈客多愁。新寒中人奄然而病。一老嫗爲之司湯藥。理衾枕。童子副之。然豈蔻之盒蓮子之羹。以及辟穢焚香暖腹作秣燴湯。請頴事事如意之所欲。心知彼嫗與童者必不解此。且所進者精美潔淨。方感叔母之多恩。疾漸瘳。偶詢嫗以老夫人何多暇體恤。乃爾嫗笑曰。否否。此皆蘋姑注意。每逾刻必詢三四次。少爺安否。又囑勿令少爺知曉。故未告也。生喟然感之。由是始知采蘋乃多情之種子。冬間事生之老嫗。忽抱病甚危。諸嫗僕皆以其老耄善怒。甚厭棄之。穢溺雜施。沾汚牀褥。衆皆不顧。采蘋奮然曰。彼府中舊人老成篤實。何仇於我輩而忍坐視其死耶。手自爲之浣濯。雖皸瘃不顧。老夫人大憐之。謂汝平日嬌養慣。何徒自苦若此。采蘋以義不容辭對。老夫人大感動。因振飭僕役共助之。采蘋卒不懈。料量湯藥。節制飲食。衣不解帶者旬月。雖親生兒女不過也。及死哭之甚哀。曰。吾不幸早離家園。不得見吾母。今見老病而死者皆母類也。且吾始至時。彼甚愛我。爲之

提衣掇足是亦有母恩矣。吾何忍不盡吾情。老夫人聞其言不禁垂淚。因囑幹僕爲之訪其母。卒不可得。由是始知采蘋且有血性。爲常人所不能及者。媪有子失業。貧甚。聞媪死。走至扶柩歸葬。資斧乏絕。苦求資助。采蘋首倡。以奩中積錢與之。且奔告生生。慨然傾囊。生叔及老夫人皆賞贈之。得二百金。葬餘以爲母財。權子卒獲小康。實采蘋號召之力也。

一日風雪寒甚。生方擁爐作懷人百詠。辛苦推敲。忽小童揭簾入。自語曰：雪花大如掌。遁將安去。生急詢何人。遁者小童曰：蘋姑娘耳。生曰：彼亦遁耶。果緣何事。何時不見。小童曰：昨日一老婦掩入廚下。采蘋偶睹之。相抱大哭。云是其母。告老夫人家中有急。難欲暫去。老夫人不許。乃留其母一宿。今晨起不見。蘋姑娘及老婦非借遁而何。生曰：是或有故。彼必不遁。語未畢。夫人請生入內室。含泪告以故。生卽以所見解之。夫人將信將疑。逾三日而采蘋果至矣。

先是采蘋之母鬻女。後尙有一女。卽采蘋姊也。桃根桃葉本係雙喬。姿態頗相類。

明年歲稔田穀漸登蓋藏漸復族中人覬覦其產勸立嗣母不欲計費增爲子以終老焉族人子大恨乃繩其美於土豪土豪視之涎甚遣家奴持二百金立索爲妾母死不允土豪糾黨強劫之孤兒寡婦力不相敵欲訴無門涕泣待死而已適母之姪有在省中充膳夫者告歸而語其姑知采蘋蹤跡不得已貨田宅五分之一爲資斧既至省垣而生叔已署青州太守乃輾轉至青州始得相見采蘋大痛憤星夜奔馳赴臨淄縣呈狀不待批示卽遣返青州跪求生叔挽救生叔大憤急檄臨淄令捕土豪及族人子置之法采蘋姊與母俱來事且定矣

生叔旣去青州旋以註誤落職眷屬閒居省垣土豪黨廣行賄賂力翻前案謂采蘋母已受聘而悔詞連采蘋移文提母姊去采蘋徒步從之老夫人不能止也時生叔入都生爲之郵書當道上下關說乃得判土豪出千金養母姊姊不願從聽其別嫁姊願奉母以終讞已定族人子尙欲嘵嘵辨田產事爲令所斥責逐出無何母以感疾死姊挈所有詣采蘋處求老夫人錄爲傭老夫人憐而許之姊妹花

連枝並蒂行將曰此間樂不思蜀矣。

采蘋自經。患難以生。頗有恩於己。感之刺骨。常以訟事求生。畫策往來。既稔。未免有情。生亦以采蘋容德並佳。竟有破格求偶之意。然固不及於亂也。采蘋知生意。因微諷曰。他日婢必侍夫人以終身。恆得誦君之詩文。充捧硯滌筆之役。則於願足矣。生正色曰。是何言如卿。德性吾直欲以中饋。主見累不日當求之。老夫人耳采蘋面頰手顫曰。是萬不可爲妾。固知君之愛憐。然終不敢妄冀。非分縱君違俗而妻我。而宗族親戚指摘嘲笑。累君盛德。我獨不媿於心乎。君休矣。妾死無貳以俟。妾媵若如路柳牆花。朝歡暮棄。任君攀折而蹴踏之。妾亦不爲也。生心欽其言。慰藉而已。由是情好益深。守禮益篤。生乃以是年就婚於姑蘇臺畔。甫半載而山左書來。采蘋遣嫁矣。生方愕然以爲老夫人惡作劇。采蘋亦何至忽食前言其事。可疑。或者二老人恐予荒伉儷情。故作書以絕予念耶。

春明三月。又事北征。陌頭柳色。不畏少婦離愁。乎而生。竟以柳暗花明之際。束裝。

就道踰淮及濟既至明聖湖邊舊宅依然漚釘獸鏤似曾相識既入庭戶蕭條應門者已易人升堂問安則叔瘵疾甚危見生至大喜囑其速延舊日名醫生根觸前情淒然淚下然以叔故未暇詳詰也叔病肺炎痰火上升加以哮喘乃晉清潔滋潤之劑迄不愈冬益劇生至濟二十日而叔竟長逝呼搶之餘料量喪祭既爲嗣子則爲人後者父之禮宜然也斬焉衰絰之中尙復何心事苦塊煢煢虞而卒哭則已三月矣時有小婢吟秋者蠶陋已甚舉動輒不當人意生見之每念采蘋不置或語及之姊妹行皆曰惜已嫁矣生不能忍務詢嫁時詳情衆皆曰偕伊姊東歸就嫁耳尙何詳情之有生終疑之宛轉不能釋

虞祭既畢生夜宿齋中每念白裕春游青燈夜話情文斐亶有令人徹骨相思不可遽忘者娟娟此豸今安在乎雖欲求之而嫌疑之際人人自爲鳩媒謠詠不已直令人無由索解然轉念決之采蘋女俠也必不棄信背約吾自惑於浮言求之不篤耳因是獨排衆議力探真相妹曰倩雲者已字未嫁平日與生善稍洩生去

後之采蘋情狀云有一書在叔母處不言絕命書也問其果已辭世否則應曰然生不獲已但百計思得書知直接問母必致敗事乃用計試之吟秋不慧終不可得會生得家書妻將分娩且勸全眷回南老夫人不允議既罷擬明歲接生妻來濟矣偶以佛事資冥福熱鬧場中忽老夫人意倦垂淚既而歎曰采蘋而在何至粟六若此耶衆皆愕然以爲生固兀坐其間也神色頗異衆姊妹急亂以他語然生已覺之乃直請於老夫人曰聞采蘋去時有書一緘贈我今在何處速檢出無任感激老夫人色變無語倩雲進曰采蘋之書久已付諸字籠矣何足掛齒彼方爲大婦勤家計兄何必曉曉及之彼恐未必如兄之長相憶也生聽其言有稜究係何故而祕密若此不覺憤激因喟然曰吾恨采蘋之誑我矣想平日甜言媚語皆非出自肺腑今猶留一札以欺余而老夫人爲其隱匿適中彼之毒計矣嗟乎噫嘻吾恨不能手扑此獠同人聞生語不知其計也以爲果恨采蘋殊無他意月餘逢營齋營奠之期空巷而出生獨留家司會稽乃掩入母臥室視狀翻檢箱篋

一切器皿中俱不可得意倦矣。欲沽濁酒澆塊壘。則圖窮而匕首見。忽於故紙堆中露一角曰。摧鋒賢主人察生大驚。急取視之。則稿係采蘋留書也。書成存母處。所謂摧鋒者。生別號也。書云。

摧鋒賢主人察婢子自君南旋。方擬夙夜惕厲。勉成菲才。以爲他日壤流之助。不謂變故突起。正如飛將軍從天而下矣。婢子少鬻於君家。未聞有早經許字之說。乃母死已久。竟有膽大妄爲。自謂聘妻。結髮不陷我於罪而已。老夫人愛憐。念婢子年近標梅。急思擇耦。不若順水行舟。乘流而去。嗟乎。今生已矣。尙復何言。新人如玉。式好無尤。幸勿以婢子爲念。采蘋頓首。

生讀竟。不覺腦昏。顏熱。意境忽變。失聲大言曰。果嫁矣。無可疑矣。雖然。老夫人必欲逐之。以爲快。則又何也。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老夫人不嘗噓寒問暖。飲食教誨。視之若己所生耶。而今日爲人橫加誣讒。妄肆攫拏。獨不肯爲之一援手。已覺不倫。顧何以予來。半載絕口不道。并此區區。無謂之函札。而亦祕之。此中鬼蜮之計。

別有所在。吾終不解。母夫人之必欲隱祕。則何故也。方籌思間。已聞足音。急卷懷。此紙悄然出房。甘心待罪。

母等俱從。僧尼游經筵。法鼓一片喧闐。布置規畫。自定。既歸。見生色變。且臥室中。書物移動。知不可隱。乃挽生入座。而告之。故生大哀痛。筆錄其略。如左。方正當日。淚染蠻牋。恨浮湘管時也。

采蘋仗義。責言奪其姊於土豪之手。土豪黨皆怨之。乃嗾其舊鄰。僞作婚書。云其父與女。父友善。故離時。卽締姻。而兩家婦女。則未深悉。女母既鬻女爲某家婢。亦未告知同族。而我家因荒歉。亦流離瑣尾。入直隸省境。近始獲還鄉。究問近日女安在。則固知服役於府中也。乃控縣存案。進告生家。薪必珠還。合浦而後已。所言如是。老夫人始知采蘋固有夫。采蘋初亦駭詫。不承繼。而夫人告戒。以爲婦女最重名節。縱不有是。爲彼播揚人終。謂汝得魚忘筌。勢且爲世集。詬甚非道德事也。汝年已長。不得不嫁。不若因而成之。雖辛苦一生。而名譽完保。亦大佳事。汝讀書。

明理當審慎而行。設有不幸。吾自當扶助之。決不令汝淪落也。采蘋聞夫人語。殊不甚悲。慨然允諾而去。其姊亦從之。

月餘。采蘋復來。云姊死矣。睹其色。憔悴無人狀。問答周章。輒呆若木雞。詳詰之。固未嫁也。蓋鄉人子承土豪意。旨弄采蘋。畏采蘋強幹練達。亦殊不敢與耦。采蘋既歸。邀族鄰。理論皆知爲土豪誣陷。其姊聞之。引咎不安。乘夜自經死。采蘋殊不悲。遺貨田宅。至生家。鄉人皆竊議之。采蘋不顧也。既抵省。復控土豪於大府。大府檄令查究。乃以威逼人。命置土豪於法。采蘋日問少爺。胡不來。久之。語小婢曰。吾事畢矣。所以遲遲者。待少爺一決耳。今恐終不可得。吾去矣。遂端坐而逝。殊未嘗有自戕之迹也。或曰。仰藥。然無證。今柩在古寺中。生聞乃往哭奠。呼采蘋。知己不置。生語余時。并示老友某君詩三首。有招魂。縱有鴻都術。已是春閨夢。裏人之句。嗚呼。柔腸俠骨。可以傳已。

程大可

乾嘉間浙人程某以名進士出宰金陵某邑。有政聲。上游亟加敬禮。顯貴者多樂與遊。兩淮鹽商蕭某爲時鉅富。與往來尤篤。旣而權上元縣篆。未半載。政績益著。程有子名大可。方髻齡。穎悟異常。兒程奇愛之。蕭有女。以程清門。欲占鳳焉。程亦豔其富。諾之。顧文定後。不數月。程忽以內艱去職。宦囊雖稍有所積。然以職居首縣。供應不資。歸里不一載。頓形蕭索。服闋。方謀摒擋作出山計。乃竟遭疫而歿。歿後家益中落。遺蓄僅足終喪。親戚故舊。過此罕通聞問。幸大可母劉氏賢。督教甚嚴。雖貧。未嘗廢學。間有不給。則質釵珥以繼之。大可亦以日嘗孤苦。學銳進。年十七。青一衿。其明年適逢恩科。劉氏復多方告貸。摒擋得百數金。命其子偕同里三四人赴燕京試北闈焉。

大可依母久。足跡未嘗出里閭。是以年雖及冠。而於世路之嶮巖。外界之誘惑。猶盡茫如同行者。率紈袴子。習尙浮侈。行事輒軼矩矱。大可雖夙承母教。然亦不能不稍稍爲所動。道出金陵。同行者慕秦淮之盛。闖太可作狹邪遊。大可弗獲謝。遂

與偕往。以守眞抱璞之青年。而忽入迎奸鬻笑之曲院。寧有不墮其彀中者。流連既久。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迨囊金垂盡。始悟前非。然已淪悲境。莫可如何矣。同行復怒其沉迷。且恐以困劇爲己累。卽捨之去。大可至此。進退茫茫。莫知所適。繼念有舅氏在。當能憐其愚昧。加以拂拭。乃於翌晨。造蕭氏門。以甥舅禮求見。門者訝其弗倫。良久曰。爾得無誤耶。爾果吾主人之快婿耶。大可聞而怒。繼念豪奴侮人。何足深責。果得見舅氏者。吾願足矣。遂勉作笑容。婉商數四。始允將刺入。移時忿然出。大罵曰。何物狂生。敢冒作貴人婿。去去無相溷。大可怒甚。然望終未絕。仍婉言詰之曰。爾主人果作何語。曰。主人怒爾妄。命立逐爾去。渠何嘗有此佳婿。大可聆其言。竊怒乃不可遏。遂痛詆於門。門者亦以惡聲報之。喧嚷之餘。勢且用武。忽一僕飛奔出。將主人命。肅客入。大可急整衣冠。踉蹌而入。蕭某箕坐堂上。不語亦不動。狀若甚怒者。大可方行甥舅禮。蕭立命止之。謂曰。爾慎無以此禮見我。我且問爾。爾來是何爲者。大可乃具白來寧之由。並述告貸之意。蕭聞之。作瘳笑。

曰。良佳。良佳。爾且坐。吾當貽爾。昔者爾父宦金陵。迫我以訂婚。方謂爾聰穎。或能亢其宗。今乃以浮蕩。入下流。尙敢覩然。來見我。爾試自鏡。爾獨不慚形穢耶。且以飶膏粱。被文繡之富家女。一旦淪爲下流婦。詎能安其室。卽爲爾計。亦良非福。爾既貧乏。不能自存。我姑畀爾二百金。俾爾另覓婦。然必先以退婚書來。不則毋妄想也。大可色變。笑啼兩無所作。繼念齊大非偶。矧蕭氏不仁至此。盡諾之。而得其資。猶足以集事。遂令賜紙筆。草草具絕婚書。書既竟。蕭袖之而笑曰。爾有老母在。絕婚大事。詎童子所能自主。苟非得爾母署名。則此紙且以覆醬瓿耳。言已。拂袖而入。大可至此。始知受給。怨憤填胸。茫茫而出。抵旅館中。和衣而臥。及醒。則天已破曉矣。自念遭逢如此。良不如死。遂出門疾走。至秦淮河畔。縱身入水。時則天已向午。遊船上下不絕。百聲喧沓。大可忽籛然如夢醒。已亦不解何以至此。繼思赴水而死。亦良佳。然白晝游人蟻集。苦不獲間。因就某家後樓下。席地坐。念不肖身死異域。老母方夢繞帝京。日盼捷音。之至不禁放聲痛哭。哭時樓窗半啓。頻有

人探首外窺。大可初不之知。迨及日薄暝。遊船盡返。大可始收淚而起。獨趨至
 河干。將聳身入河。忽聞砦然門啓。有二婢倉皇自側戶出力捧之。曰。何事。大可未
 卽答。樓上有聲呼曰。其速以此人來。時大可迷惘如故。任聽二婢或推或挽。旋入
 一室。聞有清脆之聲發於耳畔。曰。程郎程郎。驚而視之。則秦淮妓素馨也。曰。夢耶。
 曰。否。奴覩君自盡。故遣二婢扶君至此。曰。然則不如聽吾死。吾豈能以垂斃之人。
 擲纏頭買一笑耶。妓力止之。且按之坐。問曰。君欲死之故。可得聞耶。妾雖不幸墮
 風塵。然自問尙有俠腸。苟力能代謀。而免君於死者。無弗盡棉薄。大可審其言誠。
 卽盡白死由。妓曰。今果得資者歸耶。抑赴試耶。大可曰。赴試耳。妓頷之。旋歎曰。
 妾本名家子。一自墮落。迄不能自拔。平時所遇。非大腹。卽紈袴。子今視君。福澤
 良厚。況太夫人守節。半生接諸天道。亦斷不令君遽死。今特假手於妾。以抒君之
 困耳。妾當出薄蓄以佐君舟車之費。或不虞弗濟。此去而獲售君之福。亦妾之幸。
 否則妾亦當甘藜藿。躬井臼。奉太夫人而佐君子。不知君能鑒其誠而許之否耶。

大可聞言感極而哭。既而曰：某瀕死而卿再生之。某貧賤而卿顧欲以身事之。某獨何心而敢忘耶？妓曰：是則甚善。惟試期已迫，遲且弗及。言時即出金授生，曰：速將去，整行李。以今夜五鼓行，妾從此亦杜門謝客，靜候佳音矣。大可乃倉皇就道。及京，方試期前五日，循例考試畢，竟獲售。然以資斧已竭，即流寓京中，就父執曹姓者聘，任記室焉。自是益苦志肆力於學，不三年，竟由翰林轉入臺諫矣。時有以江南鹽務積弊太重，上達天聽者，上即命大可按查之。大可叩命南下，距金陵數十里，易常服入城，趨訪素馨。至則桃花猶是人面，已非詢諸其隣，僉云：徙去未久而莫稔其所徙之處，因悵然而返。竊念他日當挽大吏物色之，當不難得其蹤跡也。時分藩金陵者，即程之父執曹某，京中之舊居停也。程既至，相見之歡，無待縷述。一日，微以隱衷示之，曹但作微笑。且曰：玉人既去，今世無臨邛道士，孰爲君上天入地以求之？君既盛貴，且方少壯，寧可終鰥？老夫與君良非泛泛，蹇修之責固當。老夫任之也。大可叩其姓氏，曰：非他，即蕭氏之女，令先君所文定者也。大可怒。

曰。丈豈謂我耶。我焉能復增蕭氏。曹曰。不然。蕭嘗告我。謂昔日之行。實非得已。實欲藉是以激君。怒俾君奮志青雲耳。蕭長者必不我欺。君拒之。是負之也。大可曰。吁。蕭氏果能具此深意耶。得勿見我貴。恐吾見仇。故作此以自掩其前非乎。丈爲我善語。蕭氏吾寧終鰥。不復能爲仇人壻。然亦不肯爲悻悻之小丈夫。藉公事以復私怨也。曹知不可奪。乃無語。大可亦以公事旁午。不復以此舉爲意。一日曹復來。笑語大可曰。吾謂太夫人必不如君固執。今果然矣。君試觀之。乃出書示大可。大可視之。果母氏手筆也。書中頗以曹說爲然。感蕭尤切。且命大可刻日滑吉。成好事焉。大可殊不知所措。然母命難違。惟有浩然嘆息而已。結褵之日。賀者盈門。觀者空巷。莫不嘖嘖稱羨。大可舉弗措意。惟念念於素馨。迨華筵既散。賓客告歸。新人撤面帕矣。大可偶一回首。歛失聲大詫。自疑目花。審視再三。曰。爾何人。爾蕭氏女耶。抑素馨耶。素馨素馨。爾素馨耶。新人應曰。然。妾素馨也。曰。噫。夢耶。焉有蕭氏女而妓而素馨者。曰。蕭氏女物故久矣。妾其猶女也。曰。是何說。某益滋惑矣。曰。

妾請明告君。當蕭氏拒婚後。女心非之。謂貧富天命焉。有一女而二適者。顧事已決裂。莫可挽回。竟投環而死。女既死。而君又貴。蕭頗心悔之。且此次奏案。蕭實罪魁。朝命適遣君按訪。以故惶急。竟廢寢食。幸於妾當日贈金事。知之頗悉。乃造妾廬。長跽哀懇。必欲購妾而女妾焉。妾覩其可憐。且念蕭氏富。既爲彼女。則匿資必豐。於君亦不爲無利。因許之。蕭又哀懇曹公。作撮合山。既知君志甚堅。又就商於妾。妾知君必孝。果以太夫人手書至。必無不從。今果然矣。大可聆已。失聲憤呼曰。黠哉此偷。素馨曰。彼偷誠黠。然所以福吾二人者。亦至矣。言已。嫣然。大可亦心醉。

嗚呼

雙影

綠楊掩映之中。有小樓二楹。背流而建。圍以竹籬。其前爲一曠場。場外則通衢矣。顧此場絕大。居衢與樓之中。幾十餘丈。凡車輪轆轤。行人笑語之聲。舉不得達於樓居者之耳。卽微聞之。亦殊隱約。故樓絕靜悄。曠場之上。細草如茵。雜以野花。高矮參差。隨處而是。臨風搖颭。風致嫣然。四週大樹無數。種類不一。而楊樹爲最多。

場中有修道。羊腸一線。以碎石砌成之。樓人之至通衢者。行必經此道。每當夕陽西下時。殘光自樹間隙斜照樓牕。如絕世美人。秋波一閃。樓之風景。以此際爲最佳。顧轉瞬則爲遠山所蔽。無復炙手可熱之勢。唯餘一抹紅光。散成霞綺。於是天色漸冥。羣雀鼓噪。蓋衆樹之上。鷓巢至多。樓後一小河。俯牕視之。時見小艇三五。打槳往來。一岸則叢樹參天。亂石委地。樓外景物。大略如斯。至樓中之陳設如何。則著者初未目睹。但視其牕上玻璃。皎如秋水。則其中之淨絕無塵。當可想見。況居此室者。又爲一對玉人。蓋行人過此。常見一慘綠少年。與一絕世美人。同步淺草之上。比肩攜手。細語喁喁。此外則一老嫗司炊濯耳。聞諸老嫗之言。此二人實爲新婚夫婦。苦城中喧擾。落寞居此。則其中布置之精。又可臆料。而此二人者。又各有其職業。蓋少年方爲某雜誌司撰述。其婦則小學校教師也。

西樓一角。雙宿雙飛。蝶蝶鶉鶉。其樂至甚。彼夫婦二人者。朝則攜手出門。夕則後先歸室。青衫把酒。紅袖添香。是殆天上神仙。無此清福。而不料禍事之來。出人意

外。一夕者夜已過半。萬籟無聲。但見皓月一輪。如懸明鏡。樓臺林木。都浸水中。忽聞鎗聲轟然。出自二人室內。又聞砰然之聲。如巨物倒地。已臥之老嫗。自夢中驚起。恫恍迷離。不知何事。仰視主人室中。則燈火猶明。似未就睡。大聲呼問。渾無聲息。疑而登樓。則室門已闔。復自門外呼之。亦無應者。微推其戶。應手而開。入室視之。則一對鴛鴦。橫臥地上。胸際殷然。碧血流溢。又見主婦身旁。墜有短鎗一支。老嫗驚惶失措。大呼救人。奈入夜方深。殊無聞者。唯聞回響。應然若相嘲弄而已。其明日。老嫗奔告警署。於是警署以二偵探一醫士往勘之。三人既至。首視門外。見苔蘚依然。都無如何之痕跡。及入二人室。則藥味刺鼻。蓋空氣不流通久矣。於是急啓其牕。醫士俯驗尸身。氣絕已久。男子胸背洞穿。婦人則彈入胸中三四寸。唯男子以背受彈。穿胸而出。而婦之死。則彈自胸入。且鎗近婦手。知婦先以鎗殺其夫。而後反鎗自擊也。室中諸物。秩序井然。寢具亦不凌亂。知未就枕也。椅旁留紙灰一堆。似二人未死之前。必有一人先燒其函札。或有關係之紙類。以爲滅跡。

之計。若以理度之。當出婦人之手。此外一切如恆。無可偵查之點。案上小瓶。供野花數枝。雖漸就焦枯。猶偃仰作態。嗚呼。草木無心。渠固不知。昨日以纖手折彼。供養瓶中者。其人今日已長離斯世。而彼偵探與醫士若老嫗者。則感慨不置矣。偵探週搜室內。既無所得。復搜二人囊中。亦空無所有。但得名刺數枚。知男子名惠而生。是蓋文學名家。知者甚衆。而女子其婦。則弗來克也。百術俱窮。所得祇此。於是召老嫗至警署。以二人歷史詢之。則其言較詳。蓋老嫗隨弗來克十餘年矣。弗本世家女。其父富而無子。視女若掌上珠。延師課讀。愛過男兒。嫗於彼時已侍女左右矣。及女八九歲。父母相繼去世。煢煢弱女。慘失怙恃。身世之悲。已居絕頂。奈族人涎產。又復百計凌之。幸老嫗知羣狼之窟。不可久居。急斥田產。攜細軟。避處鄉間。尙堪苟活。及女稍長。深自刻勵。比卒業於中學。而女年十七矣。以鄉間局於見聞。又攜嫗遊瑞士。居瑞士五年。其學益進。女性豪爽。喜交遊。在瑞士識惠而生。一見器重之。相知日深。隨爲夫婦。伉儷之間。相得甚樂。唯於三四日來。見女色

稍鬱鬱耳。其返國而居莫斯科之小樓也。蓋爲期才一載。文明嘉偶。忽遭此意外奇凶。是真煞費思量。無從測度矣。

自此案之發現也。不轉瞬而里巷嘩然。喧傳人口。若報紙所載。則震悼尤深。良以惠而生者。青年博學著作等身。議論光明。才華卓絕。蓋其既精文學。復洞時情。每一紙流行。則萬口膾炙。卽彼亦目無餘子。自負甚豪。以謂富貴功名。如俯地拾芥子耳。其尤所欣慰者。牀頭人學識淵深。足相頡頏。道蘊詠絮。張敞畫眉。如此姻緣。幾生修到。不謂風雲不測。變起閨中。致渠於死者。便出於其所愛者之手。快鎗一擊。黑鐵無情。遂爾同心眷屬。遽成拼命鴛鴦。此中具何隱情。固不能意爲窺測。而揣摹事實。揣測因原。適爲執筆人大好資料。於是累牘連篇。橫生議論。要其效果。則徒爲閱報者消磨長晷之資。於是實則略無小補。此固千篇一律。萬案皆然。蓋報館訪員。初非偵探之比。不過好爲議論。無如何責任之可言。而不意此案之離奇。有出於常例外者。蓋其祕密原因。乃發見於新聞記者之手也。

嗟乎。人生朝露。往昔所悲。一現曇花。有如泡幻。彼二人者之死。轉眼已三日矣。行道經此小樓者。輒手口津津。談此慘史。但見野花如故。芳草依然。特境隨時異。樓空人去矣。老嫗以原委未明。猶留警署。而偵探諸人。則捉影捕風。茫然無緒。亦既一聲長嘆。疑案置之矣。不圖一閃電光。全形畢現。則以事發之第四晨。城中某日報者。忽登一至長之投函。函蓋弗來克所發。述彼所以手戕其夫而復自戕之原因。悲壯淋漓。一字一淚。於是萬衆恍然。知惠而生之死。實由自取。而弗來克以理勢所迫。忍痛出此。顧猶眷念私情。不惜一死相報。光明磊落。可對鬼神。向之猜疑種種者。至此亦肅然起敬。警署見之。乃自報館調取原函。校之弗氏筆跡。實係親書。於是此離奇之案情。艸艸結果。蓋此中曲折。警署固約略知之。特欲掩人民之耳目。聊且祕而勿宣。茲既昭然大明。則偵探之手段。行當一變。吾書至此。亦不須更贅一詞。但以弗來克手書。詳錄於後。供閱者諸君一番太息而已。書曰。記者諸君足下。此書得呈執事。薄命人已長辭斯世矣。吾以青春弱質。一死殉情。固不必

喋喋自陳。以眩吾所愛者之罪惡。願以世情浮薄。好以小人待人。吾苟默焉以終。將必有以非理之行。加疑於吾者。且吾憤世嫉俗之心。蓄之將十年。固謀得一當。以發洩之。不意躬撻其罰者。乃在吾素所摯愛之人。吾亦幾次躊躇。爲彼免死之計。而大義所在。終難苟容。嗚呼。吾書此時。吾淚奪眶出矣。

吾莫斯科之富人女也。一時大族。累代冠纓。吾父藉祖宗之餘。擁貲素封。優游自樂。願以衰年無子。愛吾彌深。自吾五六歲時。卽以一師課吾讀。吾彼時執經問字。把筆學書。心頭湛然。安知世間有危難事哉。願椿蔭不久。萱室繼傾。至吾年九歲時。父母先後棄吾去。吾則躑躅號哭。惘然若痴。不知憂患之來。方續續未已。吾族伯叔兄弟。以吾怙恃俱失。孱弱可欺。凡吾家田廬契紙。皆一一攫取以去。僅留居室三楹。爲吾與保姆棲止之地。乃未幾而室中器物。日益減散。吾問之保姆。云皆吾族人負之以去。不一月而吾室如懸罄矣。吾父生時。設有市肆三五。歲有贏餘。及吾父之亡。而閉歇淨盡。至吾朝夕饗飧。無以自給。幸吾母衣飾頗多。時斥其一

二以易錢米。顧此一簪一服。皆吾母手澤所遺。吾見其日益減少。心如攢刃。痛苦無告。則與吾保姆相抱而泣。然禍猶未極也。一日者。吾保姆惶遽告我。謂聞我族人竊竊私議。以吾三尺遺孤。佔此渠渠夏屋。令彼等憤懣不平。若以計去吾。則室中諸物。皆彼輩有矣。其謀如此。則旦夕恐不可測。吾初聞此言。驚懼欲死。幸保姆爲我設法。席捲衣物。中夜而逃。去家既遠。如脫虎口。乃僦屋而居。視保姆若慈母。既而念孑然一身。不可不謀自立。於是吾商之保姆。就學於女校矣。

光陰如箭。忽忽催人。殆小學畢業而吾年十四矣。未幾遂由小學至中學。吾在中學時。稍稍知世務。見萬衆芸芸。唯利是視。利之所在。則機械變詐。水火盜賊。以求之。其操術蓋與吾伯叔兄弟等。一家然。一村亦然。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亦無不然。又見政府之專制。官吏之淫威。令人言之心酸。聞之髮指。吾斯時望絕心灰。知吾國無一片乾淨土。頗聞遊學國外諸君。類多熱誠志士。而彼輩寄身之所。尤以瑞士爲最多。吾乃思襁被往遊。一吸自由之空氣。及中學卒業而吾遂毅然行矣。到

彼數日。耳目一新。見見聞聞。似稍稍異於國內。及久之。又久。洞悉實情。知彼所謂熱心志士者。其機械變詐水火盜賊。蓋視吾伯叔兄弟而且加甚也。嗟乎。舉世渾渾。弱肉強食。人心如是。天道何存。吾於是高思遐舉。忽然有遁世之志矣。雖然。五步之內。必有芳艸。吾在憤激無聊之間。忽得一意外之遭遇。令吾頹唐精神。爲之一振。蓋有某生者。其人伉爽無倫。爲吾居中學時所素識。而灰心厭世。與吾頗同。比忽見其氣意飛揚。眉目軒舉。較之前日。若出兩人。吾時疑而詢之。彼告我以虛無黨人。方密爲救民之計。將乘時大舉。一掃專制淫威。渠以宗旨所同。投身入黨。是非性好倡亂。特治宿疾者用猛劑。非大加擊刺。不足以除國民之暮氣耳。吾聞之大喜。亦求介紹而與盟焉。彼黨中諸人。大都肝胆相見。精神團結。激昂慷慨。豪氣如雲。而吾夫惠而生。尤黨中之佼佼者。吾嘗見其握拳抵几。議論風生。抽筆作文。雄辯動坐。於是傾心相結。便訂婚姻。嗟乎。此一著者。當時固以爲美滿姻緣。而不知吾九州聚鐵。已鑄成大錯也。

無幾時而吾二人攜手返莫斯科矣。蓋揭竿號召。適有機緣。吾同志諸君。先後內渡。期以明年某日。會衆誓師。此一年間。吾夫爲某雜誌招司撰述。吾則受某學校之聘爲教員。賃小樓二楹。爲休息之處。每當事畢歸來。則與吾夫笑談爲樂。蓋此數月之光陰。實吾畢生無上之幸福。英雄兒女。靜以待時。不意約期將屆。而禍事忽作。某處一機關。突爲偵者所破。同志受縛者數十人。於是九仞之功。虧於一簣。而吾夫於此數日間。忽行蹤詭祕。時背吾以獨行。又或閉戶作書。禁吾窺伺。且羞澀阮囊。竟而金幣充足。吾雖竊竊疑之。然不料其有他也。一日者。吾夫他出。而郵者適以書來。吾以爲同心之侶。有何祕密可言。拆而讀之。陡令我心驚汗下。天乎。孰意我所摯愛之人。平日視之爲英雄豪傑者。乃竟負義背盟。交通政府。薰心利祿。甘賣同志之性命。以遂其功名富貴之私。而此一紙書者。實其作奸反噬之鐵證也。

事機危迫。急於燃眉。蓋吾夫與政府。方爲第二次捕捉之計。張羅設筭。擘畫周詳。

設稍緩須臾者。吾同志一網盡矣。吾其時不暇思索。攜書奔告黨中。一時同志聞之。羣瞋目狂呼。思食其肉。吾亦忿填胸臆。痛淚交淋。既而首領宣言。謂如此敗類。不容不速加誅鋤。則見萬衆一聲附和斯說。及選實行之人。羣又以吾爲最便。百口交推。勢難委卸。於是首領付吾以短鎗一桿。且握吾手曰。女士勉之。大義滅親。毋戀私愛而忘公仇也。

嗚呼。至是而吾夫之命懸吾腕矣。結褵逾歲。人孰無情。一旦親擊其胸。則我獨何心。而忍出此。顧念彼以豺狼肺腑。竊志士虛名。又敢以利口懸河。誘我戀愛。是固公私之敵。一死曾不足蔽辜。特我既受欺於先。至今日而名分已定。雖彼咎由自取。萬死無辭。然自我殺之。亦不可不有以相報。且吾小多磨折。久知天下無可信之人。今吾同牀共衾者。猶且反覆雨雲。口道義而腹蛇蝎。則茫茫大地。復向何處覓一心一德之倫。不如一瞑長辭。離此煩惱世界。故吾責任告終。即當回槍自擊。九原相見。庶幾無負故人。且勿使天下之人。道我忍心辣手也。

吾之作此書也。本可逕寄報館。願信筆書此。於吾黨情形。略有牽涉。則不可不郵示同人。求得彼輩之許可。彼等苟不忍違吾意者。必能爲吾間接投遞。使區區苦心。得大白於天下。逆計此書披露。當在吾死後三數日間。其時輿論如何。吾固不暇計及。吾之遺產。則盡以付吾保姆某嫗。酬彼十餘載撫育之誼。吾書至此。心事盡矣。願猶願爲吾同志諸君。大聲告曰。勉之前途。毋爲富貴所移。毋爲威武所屈。毋使閨中人吞聲泣血。而刺及於其胸也。嗚呼。

三人塚

負劍生意譯

暮春三月。陌上花開。粘天草碧。附郭山青。融靄淡宕之氣。幕蓋大不列顛全島時。則騷人墨客才子佳人。多飛車怒馬出倫敦。而采蘭於香登村之濱者。浮於恆河沙數。亦云盛矣。

香登村者。在倫敦之西郊。負山瀕海。風景蕭然。無混濁之氣象。凡城中居民。苦於繁華之擾擾。欲呼吸新鮮空氣。以滌煩襟者。多會於此。英人擬之以美洲之黃石。

公。園。非。虛。語。也。村。北。有。麗。哈。森。林。爲。村。中。名。勝。最。旁。有。青。冢。楊。楸。列。列。松。柏。森。森。斷。碑。碎。碣。猶。有。存。者。而。青。苔。石。柱。上。髣。髴。有。三。人。冢。三。字。之。陳。迹。相。傳。爲。皇。后。維。多。利。亞。所。手。書。者。詩。人。代。南。生。復。咏。其。事。以。傳。於。世。而。三。人。冢。三。字。遂。深。印。於。英。人。腦。海。此。茫。茫。青。草。蕭。蕭。白。楊。荒。煙。野。蔓。之。一。墓。遂。亦。如。玉。鉤。斜。之。憑。弔。有。人。凡。值。春。秋。佳。日。游。女。如。雲。多。弔。之。以。花。圈。歎。歎。涕。下。淚。沾。羅。襟。噫。繫。何。人。繫。何。人。而。感。人。若。是。耶。

山。之。巖。水。之。湄。繁。花。修。竹。之。中。茅。舍。數。楹。櫺。籬。四。繞。逸。然。若。隱。士。居。者。此。村。中。教。師。某。翁。之。室。也。翁。有。女。曰。梅。蘭。生。而。秀。麗。多。姿。見。者。驚。爲。絕。豔。謂。巴。黎。交。際。場。中。之。佼。佼。者。不。是。過。也。鄰。居。有。子。曰。弗。來。者。幼。卽。青。梅。竹。馬。攜。手。同。游。共。學。於。村。中。某。小。學。校。高。山。流。水。君。唱。儂。隨。見。者。咸。交。口。稱。許。豔。羨。此。兩。小。之。無。猜。也。

春。風。秋。月。催。送。華。年。曾。無。幾。時。梅。蘭。已。亭。亭。玉。立。矣。弗。來。亦。已。畢。業。於。倫。敦。海。軍。大。學。陸。機。入。洛。噪。起。盛。名。覓。爵。封。侯。指。顧。間。事。耳。乃。弗。來。之。心。以。爲。舍。梅。蘭。之。外。

無世界彼富貴尊榮直賤丈夫之所欲我安用是由是華亭鶴唳今日重聞舊館
 鶯聲詰朝再訪凡遇花晨月夕弗來必與梅蘭偕蘭蕊翡翠相映新鮮行且以待
 闕之鴛鴦作雙棲之鸚鵡矣乃好事多磨某日之晨梅蘭方對鏡理妝忽聞籬次
 有剝啄聲啓戶視之則弗來容色慘淡兀立籬側梅異之窮詰其故弗欲言而止
 者三強而後曰昨夜半金牌下召急電飛來謂國將有事於東方淮陽之選我
 當其任欲誓墓不出則君國重恩涓埃未報人非草木何以爲情欲披髮從戎則
 地北天南分飛勞燕能勿使卿夢到涼州嘆王孫之久不歸耶吾意猶豫願商之
 卿梅蘭笑曰君胡爲而出此言吾二人總角之時卽以志氣相勵嘗憶某年之春
 作童子戲於東鄰之場君雄冠佩劍擊鼓揮旗效納爾遜將軍破法皇拿破崙於
 亞歷山德之狀謂英國好男兒誰不當如是言猶在耳豈忘之耶大丈夫固當以
 馬革裹屍安能奄奄臥兒女子手中以汨沒一世願汝持盾歸來否則乘盾而返
 此斯巴達之所以稱強於古昔我盜格魯民族獨不能耶雞鳴起舞擊楫渡江時

勢造英雄。此其時矣。勗哉弗君。行矣勉。構明日。妾將設祖帳於東門。爲君一洗行塵也。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此弗來別梅蘭時之情景也。是日梅贈弗以碧琉璃匣一。中貯珍物無數。曰。見此猶見妾面也。弗則握手含涕。語刺刺不能休。及一聲汽笛。瞬息輪飛。弗倚窗回矚。髣髴白雲深處。猶見梅蘭舉手中巾以遙送之也。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弗來於離鄉之翌日。渡英倫海峽。面南。弱水盈盈。一瞬千里。而支波拉德。而毛爾太。而亞歷山德。而亞丁。處處重山固壘。皆愛國男兒。以鐵血頭顱所換得者。國旗飛揚。飄飄於紅日之中。壯士一見。激發英雄之氣。早置別離苦景於腦後矣。

顧在梅蘭。則又何如者。聞中風暖陌上草。薰對此韶華。彌增悵觸。時或積思成夢。恍見弗來。率三軍死士。馳驅印山藏海之間。痛飲黃龍。指日可達。則笑口頻開。迨

至黃梁夢醒幻境迷離則又茹酸飲淚喃喃自語曰樓上花枝陌頭柳色撩人無賴未免有情弗來君乎弗來君乎妾之心早隨明月而至無定河邊矣

無何風燭殘年椿枝遽謝蘭梅之父以疾逝世矣門庭寥落曙後星孤徹盡簪環終難學嬰兒之盡養也梅蘭有舅曰乃脫者倫敦之巨族也烏衣門第譽重清時憫梅蘭母女之伶仃無依也函邀同居骨肉重敘樂也怡怡而乃脫夫人復婉孌多情女視梅蘭梅蘭愈感激無地也

約翰者乃脫之子也年甫弱冠已卒業於皇家大學太邱道廣洛下喧傳無內外識不識者皆呼以千里駒千里駒不止梅蘭於約翰既屬中表之親復有主賓之誼兩情相悅意洽如也約翰每於斜陽西下公事既畢之後輒就梅蘭作終夕談凡倫敦一切異聞奇事及東征印度之軍情言之歷歷梅每以弗來爲問約翰必蹙額而應曰呼是夫喪師辱國早暴骨於兩殺之間何有面目再見江東之父老哉梅初不之信及見黃姑信去青鳥音沉漢月秦關雲山迢遞嗟乎雙行血淚灑

成。愁。婦。之。花。一。片。冰。心。待。化。望。夫。之。石。向。以。暫。離。自。慰。今。將。永。訣。無。疑。矣。
 梅蘭意弗來之已死也。憤不欲生。乃脫夫婦時時慰之以善言。約翰更百端慰藉。
 時約翰已被選爲倫敦城市長。英年問世所至。有聲梅蘭既慕其才。復感其德。且
 惑於巧言。令色之籠絡。遂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正月十一號。與約翰行正式結
 婚。禮於倫敦之中央禮拜堂。

方弗來之率師而東也。意氣傲甚。以爲彼犬羊印奴。何足當我虎狼也。無何。強弩
 之末。魯縞難穿。孟買一戰。而八公山之草木皆兵矣。上將惜其餘勇可買也。得以
 勿問。乃戰創旋發。幾瀕於死。迨調治就痊。而光陰忽忽。已三易寒暑矣。客路煙塵。
 蒿萊滿目。故園松菊。時繫於心。而況璇闈良伴。刻骨相思。能勿咏春歸人未歸之
 句。耶。弗思及此。立即辭職歸英。顧一肩行李。身世蕭條。回憶當年出征之日。維多
 利亞陛下。贈我以花球。曰。以此爲將軍前程賀。而國民送我於海口者。如山立如
 海奔。弗將軍萬歲。弗將軍萬歲之聲。上震雲際。曾幾何時。耳而蒼桑之變。已如此。

矣。是皆秦之罪也。往事追思。揮淚不止。

弗來於返英之翌日。卽訪梅蘭於香登村。室邇人遐。芳蹤長杳。詢之鄰人。僉謂樓頭少婦。已往倫敦。其存其歿。實不得知。弗乃立志作汗漫游。徧訪玉人消息。意謂故劍猶存。珠還終有期也。乃尋訪久之。竟無朕兆。一日。方徘徊於泰晤士江邊。遠眺風帆沙鳥。意頗閒適。忽有呼其名者。回視大駭。蓋來者非他。乃中年之瑞士婦一人。而卽梅蘭之保母雪娘也。狀甚匆遽。語不成聲。久之始曰。弗來君。君在何處。令我足徧倫敦城。而不晤君一面耶。弗曰。我固在是。汝欲見我。將何爲。雪曰。我特爲梅蘭姑娘作青鳥使耳。弗驚曰。梅蘭姑娘耶。其何在。耶。雪含淚應曰。天乎。吾最親愛最寶貴之梅蘭姑娘。已於五日前作塵外仙矣。語已。淚珠如鉛。而瀉。弗來驟聞此言。却退數武。旣而木立不動。不言不哭。若全部神經盡失者。忽舉手作抱腰狀。曰。梅蘭乎。卿愛我歟。言已。俯視兩手。空無所有。則大哭。弗來此時之神態。雖使名畫手爲之寫生。亦難描摹其萬一況。記者之不才乎。

雪娘揮淚告弗來曰。梅姑於彌留之日。忍死作一書一字。一哭書竟而血淚已。瀆滿蠻牋矣。授我曰。兒死後。卽覓弗來而與之庶幾贖兒之罪於萬一也。我哭而。諾之。今日見君我之目的達矣。遂出懷中書授弗來。則一絕命詞也。字跡幾不可。辨。然隱約之中。猶含一種俠筆。固非尋常女子所能出也。其詞曰。

語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何時耶。卽妾最後別君之時。也不平之鳴。願爲君略述之。當妾與君和鳴於香登村時。自謂可以百年偕老。白首同歡矣。孰知吳頭楚尾。目斷刀環。越水燕雲。手分鏡匣。往往冬缸貯夢。春。篋言愁。歎歎而不能自己也。君去未一月。而家庭之風雲大變。老父謝世。慈母。歸寧使妾心如擣妾身失貞者此也。薄命紅顏所在皆是。妾之負君。蓋亦命也。嘗憶前月某夕。返自公園。有飛車怒馬。掠妾身而過者。非我君子耶。妾也何人。何敢再與君子相面。然舊院宮人能談前事。隔江商女解唱後庭天寶遺事。可。一一問之。雪娘矣。嗟乎。燭當盡後。淚尙淋漓。蠶到殫時。絲猶繚繞。妾雖身死而。

與君之愛情終不能絕也。大西洋之水可竭。阿爾山之石可爛。地球可燬。世界可滅。區區之心願與天地相始終。妾逝矣。妾逝矣。君讀此書時。妾之魂靈早至。極樂天堂而祝君之福矣。

弗來閱畢。變色謂雪娘曰。梅蘭其已適人歟。何負我之甚也。雪娘應曰。弗君其勿躁容我一一述之。則君自能諒梅姑之一片苦心也。君出征之後。兩禮拜。老主人以染疾物故。梅姑既痛乃翁之長逝。復怨王孫之不返。枕邊時有淚痕。余力慰之而不能從也。忽乃脫有書來。謂母女兩人如嫌岑寂。則可至敦倫同處。女主人欣然從之。梅姑意勿善也。既至倫敦。乃脫夫婦禮之。以上賓。梅姑亦稍稍安之。而乃脫子曰。約翰者。利梅姑之伶仃弱女也。欲盡之。弗來至此。駭問曰。約翰耶。其卽倫敦一盛名伯爵。乃脫之世子耶。雪曰。然。弗曰。彼約翰者。余之刎首交也。少同學於科。兢中學。曾憶每日與彼跨馬作郊外游。彼墜馬而悶絕。余負之而歸。得以勿死。今乃盡我之愛妻約翰。汝尙知憲法耶。汝尙畏我之炸彈耶。

雪娘續曰。初約翰之欲盡我梅姑也。姑力拒之。約翰乃造作種種僞言。謂君已陣歿。永無歸期。姑久而漸信之。約翰凡於可以悅姑之事。無不爲之人。孰無情。安能不爲所動。此姑之所以不免耳。姑既尙約翰。初甚相愛。不周歲而卽舉一子。夫婦鍾愛之。然未久而殤。由是閨中常有怨嘆聲。而約翰時或乘旬不歸。或謂早已別聘。珠娘暗藏金屋。姑知之而未察也。一日余適以事外出。見約翰與一麗人嫻嫻而至。余尾其後。麗人謂約翰曰。彼婦不去。吾二人終不得享完全之快樂。約翰曰。卿言甚當然。行之亦不易。麗人怒曰。手槍也。利刃也。毒藥也。何一不足以制彼之。死命者。余聞之不禁大駭。急歸以告梅姑姑。爲之悶絕者一日。

余以約翰之將不利於姑也。防之甚嚴。久亦無他變。因稍安之。某日清晨。姑散步於花園中。忽一老嫗破園門而入。髮已白矣。而尙健步。謂梅姑曰。姑娘非約翰之夫人耶。我奉弗將軍命來省汝。窺之久矣。無機可入。今見姑娘在此。故突然而進也。姑娘其恕余唐突。梅姑駭曰。弗來其未死耶。曰。彼於本月十七號歸國。今因在

海軍省中當書記之職。渠甚願見姑娘。然知姑娘如籠中之鳥。不能突圍而出。故願得姑娘隻字。以聊慰渴念。姑乃命余取筆墨。草書一信。略謂。沉沉恨海。精衛難填。命也。如是何堪。回首每值涼秋。九月江上。鳥飛見故國之旌旗。懷征人於疇日。嗟乎。遇人此。儂追悔。何及。今面後。惟有一死報君。以明妾志而已。嫗受之。而出梅姑。目送之。噫。孰知不測之大禍。乃伏於此一書之中。弗君弗君。吾一思及此。吾至今猶不寒而慄也。

老嫗去未十分鐘。家僕傳約翰命。召梅姑入。既入室。則見約翰手執手槍。若臨大敵。厲聲罵姑曰。醜婦。令汝一點鐘內。離吾室。不然立碎汝腦。姑辨曰。吾何罪。約翰乃出一紙。以示姑。姑見之。面作灰色。蓋約翰所持之紙。即十分鐘以前與弗來之書也。白髮老嫗。即約翰所寵麗人之偽裝也。余知事已至此。急挾姑而出。拜女主人。及乃脫夫婦之墓。僑居於非色路之陋室。賴十指以度日者。凡二載。

某夕。梅姑自外返。我窺其兩眼盡赤。心知有異。因窮詰之。始揮涕曰。弗來未死。弗

來。真。未。死。今。日。兒。遇。之。於。途。中。言。已。而。倒。地。口。中。噴。出。鮮。血。數。點。余。竭。力。救。之。始。醒。然。不。二。旬。而。此。病。復。大。作。卒。以。不。治。氣。絕。時。猶。呼。君。名。不。止。弗。君。弗。君。我。述。至。此。吾。之。方。寸。裂。矣。吾。二。十。年。以。長。以。教。之。梅。姑。今。已。天。上。人。間。永。無。相。見。之。日。矣。弗。君。弗。君。今。君。亦。當。諒。我。梅。姑。之。苦。心。矣。弗。來。仰。首。大。呼。曰。天。乎。余。之。所。以。忍。辱。不。死。者。爲。梅。蘭。故。耳。今。梅。蘭。休。矣。余。生。何。爲。遂。奮。身。向。江。邊。而。奔。一。躍。而。下。雪。娘。方。欲。止。之。已。不。及。矣。明。日。警。察。得。弗。來。屍。於。江。濱。與。梅。蘭。合。葬。於。香。登。村。之。麗。哈。森。林。從。雪。娘。之。請。也。會。葬。之。日。倫。敦。士。女。連。袂。而。往。者。無。慮。千。數。香。登。一。片。土。幾。無。生。公。說。法。地。忽。一。少。年。飄。然。而。至。衣。白。衣。冠。立。墓。前。大。哭。曰。吾。以。一。念。之。私。至。喪。我。良。友。喪。我。蘭。妹。吾。罪。大。矣。上。帝。有。靈。必。不。我。恕。也。吾。無。寧。一。死。以。贖。吾。罪。於。萬。一。遂。觸。石。而。死。衆。視。之。則。赫。赫。盛。名。之。倫。敦。市。長。約。翰。也。事。聞。於。朝。上。義。之。許。三。人。合。墓。并。手。題。墓。道。至。今。英。倫。士。女。傳。爲。美。談。云。

霜鐘怨

南 溟

錢塘江上。西子湖頭。有巨宅焉。背林而流。園亭花本。極一時之盛。蜚粉樓垣。斜陽依樹。柳陰中露紅樓一角。此中蓋有佳人。謝其姓。小蕙其名。若蘭才思。道蘊家風。家本宦族也。祖某曾任通守。父若兄皆入黷門。小蕙生而慧。年六歲。授以唐詩。琅琅然上口。年十三。詩詞音律。都能通曉。嘗謂父曰。兒願爲本蘭。黃崇嘏不願爲朱淑真。李易安也。父笑曰。此吾家掃眉才子也。

小蕙貌清癯。顧神采飛揚。不同凡豔。眉目娟秀。腰支婀娜。好衣紫綃衣。素絲裙。翩然畫不能肖。獨居一小樓。顏其額曰碧韻。湘簾文几。淨無纖塵。左圖右史。琳琅滿架。經樓下者。往往聞曼吟聲。嬌若曉鶯之出春谷。則正晚妝初罷。讀玉溪詩。或昌谷集也。

謝氏爲錢塘巨族。詩禮之家。而掃眉才子之譽。又藉藉人口。於是問名者踵相接。父母商之於女。女意若無所許可者。光陰荏苒。無何。小蕙年十有八矣。雀屏未中。鳳卜尙虛。母謂之曰。兒年長矣。須擇人而字。如某某者。家既富有。而又新貴。詎不

足當兒意哉。女笑曰：富與貴皆儻來之物，所難得者清才耳。兒志不在此，若必欲相強者，寧學北宮嬰兒，撒其瓊瑣，奉母以終而已。母乃不復言。

李生者，亦浙西世族也。隨宦於蘇，年十七，五陵年少，裘馬翩翩，而又貌若璧人，以故小家碧玉，多有願毋爲他人妻者。生夷然不屑，會以母喪歸於友人處，遇小蕙之兄，談文論學，雅相投契，遂訂交焉。自是過從無虛日。妝樓咫尺，密邇園亭。一日，李生訪謝生不遇，徘徊曲檻邊，忽天風瓊然吹墮片紙，俯拾展視，則紅箋方寸，簪花字格，秀雅絕倫，寫小詞一闋云：

春色滿天涯，惆悵芳華。蘭闌清夜寂無譁，間把玉簫拈一曲，吹向誰家。燈影鎖窗紗，幾樹鴉。深深庭院曲闌斜，明月自來還自去，閒煞梨花。

生讀竟，齒頰生香，爲神馳者久之。素知謝生有妹而才，爲此詞者，非謝女而誰耶？是時小蕙香閨靜掩，午倦繡餘，乃捲銀蒜，研礮，樂拂雲箋，倚聲爲小詞，書甫畢，涼颺遽起，捲箋入空際，倏過鄰垣。小蕙意當在園中，遂呼小婢洗紅趣往求之。

李生既得小蕙詞。悵惘莫知所自。忽憶書齋有筆硯。遂往援筆和其後云。

客思滿天涯。飄泊無家。萍蹤誰與數年華。無限幽情。舍不住。說向梅花。錦句。

記休差著意。些些絳樓仙子。碧雲遮翹首。絳樓天樣遠。一抹紅霞。

書既畢。則覩小婢於花陰下。四顧搜索。李生知其爲詞來也。噉婢他顧。冒詞箋於籐花架上。遂不待謝生而出。

小婢既得詞。呈之小蕙。小蕙展箋。見己詞之後。復添一詞。草書秀逸。墨迹未乾。微詠一過。雙頰暈紅。呼小婢詢以詞紙得自何所。具以對。問尋時有他人見否。曰。有訪公子之客。自書齋出耳。曰。公子不在乎。曰。然。小蕙默然。

他日女兒過妝閣閒話。小蕙問曰。兄交遊中。當以何人才識爲最。兄笑曰。秀才家爲功名思想所束縛。矻矻窮年。遑云才識無己。吾得一人焉。其李生乎。曰。李生能詩詞乎。曰。所長也。小蕙乃出詞與觀。且告之故。兄驚曰。此李生書也。何唐突乃爾。吾將持此詰之。小蕙奪而棄之。曰。兄休矣。女兒聞詞。致爲人見。尙不自闕。兄乃欲。

代。我。播。之。大。衆。耶。兄。窺。小。蕙。意。屬。李。生。乃。白。父。母。並。倩。他。友。致。意。李。生。使。遣。冰。焉。逾。年。李。生。服。既。闋。乃。贅。於。謝。氏。吉。日。兮。良。辰。一。對。玉。人。乃。成。禮。於。燈。光。燭。影。中。親。友。之。觀。禮。者。皆。嘖。嘖。羨。不。容。口。而。秦。樓。雙。影。絮。語。纏。綿。回。思。一。紙。新。詞。竟。作。御。溝。紅。葉。眷。屬。疑。仙。鴛。鴦。同。夢。閨。房。之。樂。亦。有。甚。於。畫。眉。者。矣。

寶釵不列。非徐淑寄秦嘉之句乎。錦字迴文。非蘇蕙寄寶滔之詩乎。閨中少婦。陌上征人。惜別傷春。時形歌詠。李生嘗因事小別月餘。小蕙寄書附小詞云。

懨懨情緒。寂寞和誰語。若使柳絲能綰。別怎不把離人綰住。無據無據。還是夢魂飛去。

其幽情密韻。蓋又極似趙松雪管仲姬者。

無何。良緣天妬。好事鬼磨。結禱方一年。而李生疾作。先是生故有肺疾。久而不愈。至是又感風寒。疾乃大劇。小蕙侍湯藥。衣不解帶。淚珠被面。常不得乾。嗟夫。續命無絲。招魂何術。李生。李生。竟作李長吉之赴召玉樓矣。徐悱初死。劉氏爲文明誠。

初亡清照作誄文人才婦每不得偕老以終何古今如出一轍耶

李生既死小蕙哭之痛既而歎曰豐於才者蓄於年深於情者淺於福天地雖大日月雖長容尚有薄命人開顏日耶遂削髮某庵以爲尼雖父母莫之止也

小蕙既爲尼居西湖上禪關掩月竹徑封雲外人罕有能窺其面者願不能守佛家第七戒每當清秋月夜一杵霜鐘往往倚禪扉吟其當日闔中與李生倡和之作而潛然出涕云